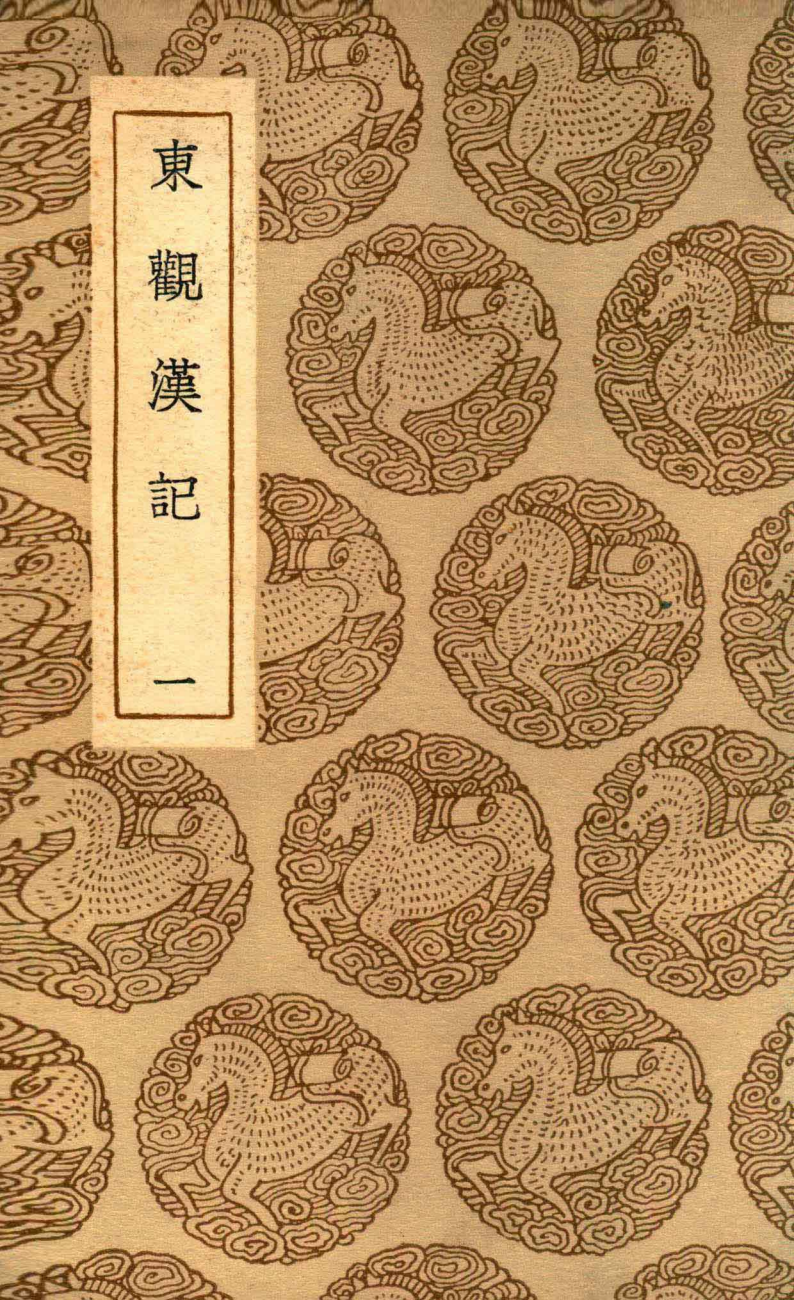


東
觀
漢
記
一







東 觀 漢 記

(一)

班 固 等 撰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東觀漢記。隋書經籍志。稱長水校尉劉珍等撰。今考之。范書。珍未嘗爲長水校尉。且此書創始在明帝時。不可題珍等居首。案范書班固傳云。明帝始詔班固。與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冀。共成世祖本紀。并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此漢記之初創也。劉知幾史通。古今正史篇云。安帝詔史官謁者僕射劉珍。及諫議大夫李尤。雜作紀表。名臣。節士。儒林。外戚。諸傳。起建武。訖永初。范書劉珍傳。亦稱鄧太后詔珍與劉駒駘。作建武以來名臣傳。此漢記之初續也。史通又云。劉珍等卒。復命侍中伏無忌與諫議大夫黃景。作諸王。王子。功臣。恩澤。侯表。南單于。西羌傳。地理志。元嘉元年。復令大中大夫邊韶。大軍營司馬崔寔。議郎朱穆。曹壽。雜作孝穆崇二皇及順烈皇后傳。又增外戚傳。入安思等后。儒林傳。入崔篆諸人。寔。壽。又與議郎延篤。雜作百官表。順帝功臣。孫程。郭願。及鄭衆。蔡倫。等傳。凡百十有四篇。號曰漢記。范書伏湛傳亦云。元嘉中。桓帝。詔伏無忌。與黃景。崔寔等。共撰漢紀。延篤傳。亦稱。篤與朱穆。邊韶。共著作東觀。此漢記之再續也。蓋至是而史體粗備。乃肇有漢記之名。史通又云。熹平中。光祿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著作東觀。接續紀傳之可成者。而邕別作朝會。東服。二志。後坐事徙朔方。上書求還。續成十志。董卓作亂。舊文散逸。及

在許都。楊彪頗存注記。案范書蔡邕傳。邕在東觀。與盧植、韓說等撰補後漢記。所作靈紀及十意。又補諸列傳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亂。多不存。盧植傳亦稱熹平中。植與邕說並在東觀。補續漢記。又劉昭補注司馬書。引袁山松書云。劉洪與蔡邕共述律厓記。又引謝承書云。胡廣博綜舊儀。蔡邕因以爲志。又改謝沈書云。蔡邕引中興以來所修者爲祭祀志。范書李賢注稱邕上書云。臣科條諸志。所欲刪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欲著者。五。此漢記之三續也。其稱東觀者。范書安帝紀。李賢注。引雒陽宮殿名云。南宮有東觀。竇章傳云。永初中。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蓋東漢之初。著述在蘭臺。至章和以後。圖籍盛于東觀。修史者皆在是焉。故以名書。隋志稱書凡一百四十三卷。而新舊唐書志則云。一百二十六卷。又錄一卷。蓋唐時已有闕佚。隋志又稱是書起光武。訖靈帝。今攷列傳之文。間記及獻帝時事。蓋楊彪所補也。晉時以此書與史記、漢書爲三史。人多習之。故六朝及初唐人。隸事釋書類多徵引。自唐章懷太子李賢集諸儒注范書盛行于代。此書遂微。北宋時尙有殘本四十三卷。趙希弁讀書附志。邵博聞見後錄。並稱其書乃高麗所獻。蓋已罕得。南宋中興書目。則止存鄧禹、吳漢、賈復、耿弇、寇恂、馮異、祭遵、景丹、蓋延、九傳。共八卷。維時有蜀本流傳。而錯誤不可讀。上蔡任昉始以祕閣本。羅願爲序行之。刻板于江夏郡。又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其所見本。卷第凡十二。而闕第七、第八、二卷。卷數雖似稍多。而核其列傳之數。亦止九篇。則固無異于書。

目所載也。自元以來。此書久佚。永樂大典于鄧、吳、賈、耿諸韻內。並無漢記一語。則所謂九篇者。明初卽已不存矣。本朝姚之駟。撰後漢書補逸。曾蒐集遺文。析爲八卷。然所採抵據。劉昭續漢書十志補注。范書李賢注。虞世南北堂書鈔。歐陽詢藝文類聚。徐堅初學記。五書。又往往掇拾不盡。挂漏殊多。今謹據姚本舊文。以永樂大典各韻所載。參攷諸書。補其闕逸。所增者。幾十之六。其書久無刊本。傳寫多訛。姚本隨文鈔錄。謬戾百出。且漢記目錄雖佚。而紀、表、志、傳、載記、諸體例。史通及各書所載。梗概尙一一可尋。姚本不加攷證。隨意標題。割裂顛倒。不可殫數。今悉加釐正。分爲帝紀三卷。年表一卷。志一卷。列傳十七卷。載記一卷。其篇第無可攷者。別爲佚文一卷。而以漢記與范書異同。附錄于末。雖殘珪斷壁。零落不完。而古澤斑斕。罔非瑰寶。書中所載。如章帝之詔。增修羣祀。杜林之議。郊祀。東平王蒼之議。廟舞。並一朝大典。而范書均不詳載。其文他如張順預起義之謀。王常贊昆陽之策。楊正之嚴正。趙勤之潔清。亦復概從闕如。殊爲疎略。惟賴茲殘笈。讀史者尙有所循。則其有資攷證。良匪淺鮮。尤不可不亟爲表章矣。

東觀漢記目錄

卷一

帝紀一

世祖光武皇帝

卷二

帝紀二

顯宗孝明皇帝

穆宗孝和皇帝

卷三

帝紀三

恭宗孝安皇帝

孝沖皇帝

威宗孝桓皇帝

肅宗孝章皇帝

孝殤皇帝

敬宗孝順皇帝

孝質皇帝

孝靈皇帝(案)帝紀訖于靈帝。隋書經籍志已有明文。孝獻本非闕佚。故

今不列
其目

卷四

年表

百官表

王子侯表

恩澤侯表

卷五

志

地理志

禮志

郊祀志

朝會志〔案〕以下
二篇全闕

卷六

列傳一外戚

諸王表〔案〕以下
四篇全闕

功臣表

律厯志

樂志

車服志

天文志

光烈陰皇后

敬隱宋皇后

和熹鄧皇后

竇貴人

孝桓鄧皇后

卷七

列傳二宗室

齊武王縝

綴成文。人自爲篇。故今別爲標目。而仍以例附各傳後。

趙孝王良

梁

東海恭王彊

楚王英

東平憲王蒼

明德馬皇后

孝和陰皇后

順烈梁皇后

孝崇閔皇后

北海靖王興〔案〕前史列傳例有附載。如妃嬪。附皇后子孫。附祖父。本書採

北海敬王睦

弘

城陽恭王祉

沛獻王輔

濟南安王康

阜陵質王延

廣陵思王荆

中山簡王焉

琅邪孝王京

彭城靖王恭

樂成靖王黨

樂成王萇

下邳惠王衍

孝德皇

平原懷王勝

卷八

列傳三

鄧禹

鄧訓

鄧鴻

鄧陟

鄧悝

鄧弘

鄧閻

鄧豹

鄧遵

吳漢

賈復

賈宗

耿況

耿弇

耿國

耿恭

卷九

列傳四

寇恂

岑起

馮彰

祭遵

祭參

蓋延

卷十

列傳五

耿純

馬武

耿秉

岑彭

馮異

朱祐

祭彤

景丹

銚期

臧宮

劉隆

馬成

陳俊

傅俊

王霸

任隗

李純

劉植

劉嘉

李通

竇固

竇章

卷十一

列傳六

郭晨

王梁

陳浮

堅鐔

任光

李忠

邳彤

劉歆

王常

竇融

竇憲

卓茂

來歙

樊重

樊儵

樊準

張歆

郭況

陰識

陰傳

卷十二

列傳七

馬援

馬防

馬客卿

馬融

梁統

樊弘

樊梵

張況

張禹

陰睦

陰興

馬廖

馬光

馬嚴

馬稜

梁竦

梁商

梁不疑

梁冀

孫咸

卷十三

列傳八

伏湛

伏盛

伏恭

伏晨

侯霸

宋弘

韓歆

歐陽歆

朱浮

張湛

杜林

張純

馮勤

馮魴

馮石

趙熹

卷十四

列傳九

朱鮪

鮑昱

馮衍

王闕

卷十五

列傳十

丁綝

宣秉

王丹

申屠剛

郭伋

孔奮

衛颯

任延

鮑永

田邑

馮豹

王元

丁鴻

宣彪

王良

邳暉

杜詩

張堪

茨充

董宣

樊曄

馮駿

卷十六

列傳十一

班彪

班超

鄭興

范升

桓榮

桓焉

桓典

張佚

劉昆

洼丹

李章

鄧讓

班固

班始

鄭衆

陳元

桓郁

桓鸞

桓礪

桓譚

劉軼

戴憑

牟長

高翽

甄宇

李恭

丁邨

周嘉

索盧放

樊顯

崔篆

崔瑗

倪萌

王琳

李業

王霸

尹敏

丁恭

張玄

蘇竟

溫序

劉茂

朱勃

楊正

崔駟

崔寔

古初

蔡順

逢萌

嚴光

閔貢

井丹

卷十七

列傳十二

虞延

周澤

孫堪

劉般

郭賀

劉平

鍾離意

朱酺

楊政

郇恁

周黨

耿嵩

郭丹

牟融

魏應

劉愷

吳良

承宮

宋均

鮐陽鴻

薛漢

徐匡

張重

趙孝

李善

卷十八

列傳十三

第五倫

鄧彪

袁安

韋彪

郭躬

王景

王阜

玄賀

賈逵

姜詩

魏譚

桓虞

鄭弘

朱暉

韋豹

鄭均

廉范

秦彭

曹褒

江革

召馴

杜安

杜篤

趙興

毛義

梁鴻

郭鳳

卷十九

列傳十四

張酺

巢堪

魯丕

陳寵

尹勤

李育

杜根

宋揚

趙勤

淳于恭

高鳳

韓稜

魯恭

徐防

陳忠

何熙

魏霸

應奉

鄭璩

何敞

梁諷

王渙

黃瓊

張霸

李充

汝郁

郭玉

卷二十

列傳十五

張敏

應順

應劭

樂恢

周榮

李恂

黃香

黃琬

周紆

司馬均

張表

鄭衆

楊震

楊秉

任尙

馮良

蔡倫

李固

左雄

張綱

吳祐

朱建

韓昭

孫程

籍建

卷二十一

列傳十六

楊賜

薛苞

所輔

龐參

張耽

周舉

王堂

祝良

丘騰

趙序

苗光

胡廣 劉祐 章毅 陳蕃 劉寬 張奐 趙咨 符融 范丹 曹節 王允 孔融 周珌 郭汜

東觀漢記 目錄

陳龜 李雲 宗資 段熲 陳球 陽球 荀曼 高彪 韓卓 皇甫嵩 趙溫 蔡邕 劉翊 呂布

蔣疊

馮模

劉訓

梁福

蔣翊

郝刪

李庸

卜福

楊喬

魏成

段普

陰猛

張意

蕭彪

須誦

周行

雍儵

范康

宗慶

喜夷

巴异

陳導

翟歆

畢尋

邢崇

羊融

沈豐

陳囂

卷二十二

列傳十七列女 外裔

鮑宣妻

匈奴南單于

西羌

卷二十三

載記

劉玄

申屠志

劉盆子

呂母

盧芳

彭寵

秦豐

江伯姊
荏都夷
西域

公賓就

陳遵

赤眉

王郎

蘇茂

張豐

鄧奉

龐萌

公孫述

田戎

卷二十四

佚文

隗囂

延岑

銅馬等羣盜

附、東觀漢記、范書異同。

東觀漢記卷一

帝紀一

世祖光武皇帝

光武皇帝諱秀。高帝九世孫也。承文景之統。出自長沙定王發。王生春陵節侯。春陵本在零陵郡。節侯孫

攷侯。〔案〕考侯原誤作考侯。今從范書。城陽恭王社傳及文選李善注改。以土地下溼。元帝時。求封南陽蔡陽白水鄉。因故國名曰春陵。皇

考初為濟陽令。有武帝行過宮。常封閉。帝將生。皇考以令舍下溼。開宮後殿居之。〔案〕范書帝紀李賢注。引蔡邕碑云。光武將生。

皇考以令舍下溼。開宮後殿居之。與此合。范書謂生于縣舍。殊誤。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帝生。時有赤光。室中盡明如晝。皇考異之。使

卜者王長卜之。長曰。此善事不可言。是歲有嘉禾生一莖九穗。長大于凡禾。縣界大豐熟。因名帝曰秀。先

是有鳳凰集濟陽。故宮中皆畫鳳凰。聖瑞萌兆。始形于此。帝為人隆準。日角。太口。美鬚眉。長七尺三寸。在

春陵時。望氣者言。春陵城中有喜氣。曰。美哉。王氣鬱鬱。葱蔥。〔案〕范書帝紀。望氣者。蒧伯阿也。年九歲。而南頓君卒。〔案〕

帝紀南頓君名欽。即帝考也。隨其叔父在蕭。入小學。後之長安。受尚書于中大夫廬江許子威。資用乏。與同舍生韓子

合錢買驢。令從者儻以給諸公費。大義略舉。因學世事。朝政每下。〔案〕太平御覽。每下作美惡。必先聞知。具為同舍解

說。高才好學。然亦喜遊俠。鬪雞走馬。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時會朝請。舍長安尚冠里。南陽大人賢者。

往來長安爲之邸。閹稽疑議。〔案〕文選李善注閹作問嘗爲季父故春陵侯。訟逋租于大司馬嚴尤。尤見而奇之。時宛

人朱祐亦爲舅。訟租于尤。尤止車獨與帝語。不視祐。帝歸戲祐曰。嚴公寧視卿耶。王莽時。雒陽以東米石

二千。莽遣三公將運關東諸倉賑貸窮乏。又分遣大夫謁者教民煮木爲酪。酪不可食。重爲煩擾。流民入

關者數十萬人。置養贍官以廩之。盜發其廩。民餓死者十七八。人民相食。末年天下大旱。蝗蟲蔽天。盜賊

羣起。四方潰畔。荊州下江平林兵起。王匡王鳳爲之渠率。時南陽旱饑。而帝田獨收。帝仁智明達。〔案〕太平御覽

遠〔案〕以下文事蹟推之李伯玉蓋即李通而范書李通傳止云字次元不言其一名伯玉是可補其闕略多權略樂施愛人。在家重慎畏事。勤于稼穡。兄伯升好俠笑帝事田作比之高祖兄仲宛大姓李伯

玉。〔案〕以下文事蹟推之李伯玉蓋即李通而范書李通傳止云字次元不言其一名伯玉是可補其闕略從弟軼數遣客求帝。帝欲避之。先是時伯玉同母

兄公孫臣爲醫伯升請呼難伯升殺之。〔案〕同母兄公孫臣司馬彪續漢書及是書李通傳俱作同母弟申屠臣與此異帝恐其怨故避之。使來

者言李氏欲相見。款誠無他意。帝乃見之。懷刀自備。入見固始侯。〔案〕范書李通傳通建武二年封固始侯兄弟爲帝言天下

擾亂飢餓。下江兵盛。南陽豪右雲擾。因具言讖文事。劉氏當復起。李氏爲輔。帝殊不意。獨內念李氏富厚。

父爲宗卿師。語言譎詭。殊非次第。嘗疾毒諸家子。數犯法令。李氏家富厚。何爲如是。不然諾其言。諸李遂

與南陽府掾史張順等連謀。帝深念良久。天變已成。遂市兵弩絳衣赤幘。時伯升在春陵亦已聚會客矣。

帝歸舊廬。望見廬南若火光。以爲人持火呼之光。遂盛赫然屬天。有頃不見。異之。遂卽歸宅。乃與伯升相

見。初伯升之起也。諸家子弟皆亡逃自匿。曰伯升殺我。及聞帝至。絳衣大冠。服將軍服。乃驚曰。以爲獨伯

升如此也。仲謹厚亦如之。皆合會。共勞饗。新市平林兵王匡、王鳳等。因率春陵子弟隨之。兵合七八千人。

帝騎牛與俱。殺新野尉後。乃得馬。帝起義兵。〔案〕范書帝紀起兵在王莽地皇三年十一月。攻南陽。暮聞冢上有哭聲。後有人著

大冠絳單衣。〔案〕此有闕文。攷范書使劉終僞稱江夏吏。誘殺湖陽尉嚴尤。擊下江兵。〔案〕班書王莽傳

大將軍嚴尤。秩宗大將軍。陳茂擊荊州。荆下江兵。帝奉糗一斛。脯三十胸。進圍宛城。〔案〕自此以下皆王莽地。王莽懼。遣大司徒

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來征。更始立。以帝爲太常偏將軍。時無印。得定武侯家丞印。佩之入朝。尋邑兵到

潁川。嚴尤陳茂與合。尤問城中出者。言帝不敢取財物。但合會諸兵爲之計策。尤笑言曰。是美鬚眉目者

耶。欲何爲。乃如此。初莽遣尋邑。欲盛威武以振山東。兵甲衝軻干戈旌旗戰攻之具甚盛。至驅虎豹犀象。

奇偉猛獸。以長人巨無霸爲中壘校尉。自秦漢以來。師出未曾有也。帝邀之于陽關。尋邑兵盛。漢兵反走。

帝馳入昆陽。諸將惶恐。各欲散歸。帝與諸將議。城中兵穀少。宛城未拔。力不能相救。今昆陽卽破。一日之

間。諸將亦滅。不同力救之。反欲歸守其妻子財物耶。諸將怒曰。劉將軍何以敢如此。帝乃笑且去。惟王常

是帝計。會候騎還言。尋邑兵已來。長數百里。望不見其後尾。前已至城北矣。諸將遽請帝。帝到。爲陳相救

之勢。諸將素輕帝。及迫急。帝爲畫成敗。皆從所言。時漢兵八九千人。留王鳳令守城。夜出城南門。尋邑兵

已五六萬。到。遂環昆陽城作營。且圍之數十重。〔案〕姚之駟本作數百重。雲車十餘丈。瞰臨城中。旗幟蔽

野。塵燄連雲。金鼓之聲數十里。或爲地突。或爲衝車撞城。積弩射城中。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尋邑自

以爲成功。漏刻有流星墜尋營中。正晝有雲氣如壞山。直營而貫。不及地尺而散。吏士皆壓伏。時漢兵在定陵。鄗者聞尋邑兵盛皆怖。帝歷說其意。爲陳大命。請爲前行。諸部堅陣。帝將步騎千餘前。去尋邑軍四五里而陣。尋邑遣步騎數千合戰。帝奔之。斬首數十級。諸部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奇怪也。帝復進。尋邑兵卻。諸部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連勝。遂令輕足將書與城中諸將。言宛下兵復到。而陽墜其書。尋邑得書讀之恐。帝遂選精兵三千人。從城西水上奔陣。尋邑兵大奔北。于是殺尋。而昆陽城中兵亦出。中外竝擊。會天大雷風。暴雨下如注。水潦成川。澠水盛溢。邑大衆遂潰。亂奔走。赴水溺死者以數萬。澠水爲之不流。邑與嚴尤陳茂輕騎乘死人渡澠水。逃去。漢軍盡獲其珍寶輜重車甲。連月不盡。五月。齊武王拔宛城。〔案〕齊武王。即帝兄伯升。後數日。更始收齊武王部將劉稷。齊武王強爭之。遂用譖。愬復收齊武王。卽曰。皆物故。帝降潁陽。雖得入。意不安。門下有繫馬著鼓者。馬驚。礮磕。鄧晨起。走出視之。乃馬也。帝在父城。徵詣宛。拜帝爲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更始害齊武王。帝飲食語笑如平常。獨居輒不御酒肉。坐臥枕席。有涕泣處。更始欲北之雒陽。以帝爲司隸校尉。先到雒陽。整頓官府文書。移與屬縣。三輔官府吏。〔案〕官府吏。太平御覽作吏士。東迎雒陽者。見更始諸將過者。已數十輩。皆冠幘。衣婦人衣。諸子繡擁。大爲長安所笑。賢者或畏其衣。奔亡入邊郡避之。及見司隸官屬。皆相指視之。極望。老吏或垂涕曰。粲然復見漢官儀體。賢者蟻附。更始欲以近親巡行河北。大司徒賜言。帝第一可用。更始以帝爲大司馬。遣之河北。十月。帝持

節渡孟津。鎮撫河北。安集百姓。帝至邯鄲。趙王庶兄胡子進狗牒馬醢。故趙繆王子臨。說帝決水灌赤眉。

胡子立邯鄲卜者王郎爲天子。〔案〕胡子。太平御覽作趙繆王子林。攷范書帝紀。有趙繆王子林。李賢注云。東觀記林作臨。未知胡子卽臨否。今仍其舊文。移檄購求

帝十萬戶。〔案〕以上皆更始元年事。王郎追帝。帝自薊東南馳。〔案〕范書帝紀。至饒陽。官屬皆乏食。帝乃自稱邯鄲

使者。入傳舍。傳吏方進食。從者飢。爭奪之。傳吏疑其僞。乃椎鼓數十通。給言邯鄲將軍至。官屬皆失色。帝

升車欲馳。而懼不免。還坐曰。請邯鄲將軍入。久乃駕去。夜止蕪蕪亭。大風雨。馮異進一笥麥飯。兔肩。聞王

郎兵至。復驚去。至南宮。天大雨。帝引車入道旁空舍。竈中有火。馮異抱薪。鄧禹吹火。帝對竈炙衣。大會真

定。帝自擊筑。〔案〕此事范書不載。但云帝得任光。邳彤等兵。降下曲陽。北擊中。山拔盧奴。南擊新市。眞定。防子皆下之。則大會眞定。當卽在是時。帝率鄧禹等擊王郎。橫野

將軍劉奉大破之。〔案〕劉奉。范書鄧禹傳。李賢注作劉發。還過鄧禹營。禹進食炙魚。帝大饗。時百姓以帝新破大敵。欣喜

聚觀。見帝饗。勞勉吏士。威嚴甚厲。于是皆竊言曰。劉公眞天人也。帝引兵攻邯鄲。連戰卽兵挫折。郎遣

諫議大夫杜長威。〔案〕范書帝紀。杜威。持節詣軍門。帝遣棨戟迎。延請入軍。見上據地曰。實成帝遺體子與也。帝

曰。正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復得也。況詐子與乎。長威請降。得萬戶侯。帝曰。一戶不可得。長威曰。邯鄲雖

鄙。君臣并力。城守尙可支一歲。終不君臣相率而降。但得全身也。辭去。而郎少傅李立反。郎開城門。漢軍

破邯鄲。誅郎。入宮收文書。得吏民謗毀帝言可擊者數千章。帝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者自安也。〔案〕反側者。歟。

陽詢藝文類聚作反側子與。范書同。帝圍邯鄲未下。彭寵遺米糒魚鹽。以給軍糧。由是破邯鄲。更始遣使者卽立帝爲蕭王。

諸將議上尊號。帝不許。〔案〕范書帝紀更始悉令罷兵詣行在所。帝擊銅馬大破之。受降適畢。封降賊

渠率。諸將未能信。賊亦兩心。帝敕降賊各歸營勒兵待。帝輕騎入。案行賊營。賊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

安得不投死。」由是皆自安。詔馮異軍鴈門。卒萬餘人降之。〔案〕詔字下原本衍曰字。今刪。攷范書帝紀及

攻天井闕。拔上黨兩城。帝已乘王豐小馬先到矣。而營門不覺。〔案〕此十五字上有闕文。據范書帝紀。建武元年春正月。帝擊尤來大槍五幡于順

則軍鴈門。當即是在是時。帝已乘王豐小馬先到矣。而營門不覺。〔案〕此十五字上有闕文。據范書帝紀。建武元年春正月。帝擊尤來大槍五幡于順

水北乘勝輕進。反爲所敗。賊追急。短兵接。帝自投高岸。遇突騎王豐。下馬授。帝破賊。入漁陽。諸將上尊號。

帝不許。議曹掾張祉言：「俗以爲燕人愚。方定大事。反與愚人相守。非計也。」帝大笑。帝發薊還。〔案〕是時破

還也。士衆喜樂。師行鼓舞。歌詠雷聲。八荒震動。至范陽。命諸將收葬吏士。至中山。諸將復請上尊號。上奏

曰：「大王社稷爲計。萬姓爲心。耿純說帝曰：『天時人事。已可知矣。』初王莽時。帝與伯叔及姊壻鄧晨。穰人蔡

少公燕語。少公道讖言。劉秀當爲天子。或曰：「是國師劉子駿也。」帝戲言曰：「何知非僕耶？」坐者皆大笑。時傳

聞不見。赤伏符文軍中所。〔案〕姚之駟本作傳。聞赤伏符不見文章軍中所。帝未信。到鄗。帝所與在長安同舍諸生彊華。自長安

奉赤伏符詣鄗。與帝會。羣臣復固請曰：「符瑞之應。昭然著聞矣。乃命有司。設壇于鄗南千秋亭。五成陌。

建武元年夏六月己未。卽皇帝位。燔燎告天。禋于六宗。改元爲建武。改鄗爲高邑。詔曰：「故密令卓茂束身

自修。執節惇固。斷斷無他。其心休休焉。夫士誠能爲人所不能爲。則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今以茂爲太傅。封宣德侯。〔案〕宣。范書卓茂傳作襄。食邑二千戶。賜安車一乘。衣一襲。金

五斤。冬十月，帝入雒陽，幸南宮，遂定都焉。帝破聖公，與朱然書曰：交鋒之日，神星晝見，太白清明。〔案〕范

未即位前使馮異寇恂破更始大司馬朱鮪軍即位後使鄧禹破更始定國公王匡軍此云交鋒未知何時又朱然太平御覽作伯叔本文似有訛脫

二年春正月，益吳漢鄧禹等封。自漢草創德運，正朔服色，未有所定。高祖以十月爲正，以漢水德，立北時而祠黑帝。至孝文，賈誼、公孫臣以爲秦水德，漢當爲土德。至孝武，兒寬、司馬遷猶從土德。自帝即位，按圖讖，推五運，漢爲火德，周蒼、漢赤、木生火，赤代蒼，故帝都雒陽，制兆于城南七里，北郊四里，行夏之時，時以平旦，服色犧牲尙黑，明火德之運，常服徽幟尙赤，四時隨色。季夏黃色，議者曰：昔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圖讖著伊堯赤帝之子，俱與后稷竝受命而爲王。漢劉祖堯，宜令郊祀帝堯以配天，宗祀高祖以配上帝。有司奏議曰：追跡先代，無郊其五運之祖者，故禹不郊白帝，周不郊帝嚳。漢雖唐之苗，堯以麻數命舜，高祖赤龍火德，承運而起，當以高祖配堯之後。元復于漢，官以時修奉濟陽城陽縣堯帝之冢，雲臺致敬，祭祀之禮儀亦如之。帝遣游擊將軍鄧隆與幽州牧朱浮擊彭寵，隆軍潞，浮軍雍奴，相去百餘里，遣吏上奏言寵破在旦暮，帝讀檄未竟，怒曰：兵必敗，比汝歸可知。吏還未至，隆軍果爲寵兵掩擊破，浮軍遠不敢救，以兵走幽州，咸曰：上神。

三年，帝征秦豐，幸舊宅。〔案〕范書帝紀及岑彭傳：春三月，帝自將南征，夏四月，破斬鄧奉，五月，還宮，令岑彭等南擊秦豐，秋七月，大破之于黎丘，至冬十月，乃幸春陵。此牽連書之，殊未明晰。冬十月，帝幸春陵祠園廟，大置酒，與春陵父老故人爲樂，以皇祖皇考墓爲昌陵，後改爲章陵，以春陵

爲章陵縣。〔案〕范書帝紀改春陵鄉爲章陵縣。在建武六年。此蓋通後事言之。隗囂上書報以殊禮。

四年夏五月帝幸盧奴。爲征彭寵故也。自王莽末天下旱霜連年。百穀不成。元年之初耕作者少。民饑饉。黃金一斤。易粟一石。至二年秋天下野穀旅生。麻菽尤盛。或生苽菜果實。野蠶成繭。被山民收爲絮。採穫穀果以爲蓄積。至是歲野穀生者稀少。而南畝亦益闕矣。

五年初起太學。諸生吏子弟及民以義助作。帝自齊歸。〔案〕范書帝紀是時平張步歸也。幸太學。賜博士弟子有差。

六年春二月吳漢下朐城。〔案〕范書帝紀蓋平董憲龐萌也。天下悉定。惟獨公孫述隗囂未平。帝曰。取此兩子置度外。乃

休諸將置酒賞賜之。每幸郡國下輿見吏。輒問以數十百歲能吏次第。下至掾史簡練臣下之行。下無所

隱其情。道數十歲事。若案文書吏民驚惶不知所以。人自以見識。家自以蒙恩。遠臣受顏色之惠。坐席之

間。以要其死力。當此之時。賊檄日以百數。憂不可勝。帝猶以餘閒講經藝。發圖讖。制告公孫述。署曰。公孫

皇帝。囂雖遣子入侍。〔案〕范書帝紀隗囂遣子恂入侍。在五年冬十二月。尙持兩心。囂故吏馬援謂囂曰。到朝廷。凡數十見。〔案〕本

傳作凡十四見。自事主。未嘗見明主如此也。材直驚人。其勇非人之敵。開心見誠。與人語。好醜無所隱諱。圖講天

下事。極盡下思。兵事方略。量敵校勝。闕達多大節。與高帝等。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囂曰。如卿言。

勝高帝耶。曰。不如也。高帝大度。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不飲酒。囂大笑曰。如卿言。反復勝也。

〔案〕范書馬援傳。囂信援。故遂遣長子恂入實。此敘援言于囂。遣子入侍之後。與范書異。代郡太守劉興。將數百騎攻賈覽。上狀。檄至。帝知其必敗。報

書曰。欲復進兵。恐失其頭首也。詔書到。與已爲覽所殺。長史得檄。以爲國家坐知千里也。

七年春正月。詔羣臣奏事。無得言聖人。又舊制上書。以青布囊素裹封。書不中式。不得上。既上。詣北軍待

報。前後相塵。〔案〕塵。太平御覽作屬。連歲月。乃決帝躬親萬幾。急于下情。乃令上書啓封。則用不得刮璽書。〔案〕刮

御覽作引經。取具文字而已。奏詣闕。平旦上。其有當見及寃結者。常以日出時。驃騎馳出召入。其餘出中使者

出報。卽罷去。如神遠近不偏。幽隱上達。民莫敢不用情。追念前世園陵至盛。王侯外戚。葬埋僭侈。吏民相

效。寢以無限。詔告天下。令薄葬。

八年閏四月。車駕西征。河西大將軍竇融與五郡太守。步騎二萬迎帝。隗囂士衆震壞。皆降。囂走入城。

〔案〕入。太平御覽作西。吳漢岑彭追守之。

九年春正月。隗囂餓。出城餐糗糲。腹脹死。

十一年。幸章陵。修園廟。舊宅田里舍。〔案〕文選李善注。作過章陵。祠園廟。

十二年。吳漢引兵擊公孫述。〔案〕范書帝紀。吳漢伐公孫述。出師。實在十一年十二月。下入。入犍爲界。小

縣多城守未下。詔書告漢。直擁兵到成都。據其心腹。後城營自解散。漢意難前。獨言朝廷以爲我縛賊手

足矣。〔案〕此二句未明。晰疑有誤。遣輕騎至成都。燒市橋。〔案〕范書吳漢傳。漢攻廣都。拔之。遣輕騎燒成都市橋。故武

陽以東。小城營皆奔走降。竟如詔書。漢兵乘勝追奔。述距守。詔書又戒漢曰。成都十萬餘衆。不可輕也。且

堅據廣都城去之五十里待其卽營攻城罷倦引去乃首尾擊之勿與爭鋒述兵不敢來轉營卽之移徙輒自堅〔案〕此下范書吳漢傳有漢違詔而敗事此不載當是脫佚十一月衆軍至城門述自將背城而戰吳漢鼓之述軍大破刺傷

述扶輿入壁其夜死夷述妻子傳首于洛陽縱兵大掠舉火燔燒帝聞之下詔讓吳漢副將劉禹曰城降

嬰兒老母〔案〕文選李善注嬰作孩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爲酸鼻家有敝帚享之千金禹宗室子孫故嘗

更職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于放麇啜羹之義二者孰仁矣失斬將弔民之義〔案〕矣太平御覽作且又議漢

殺述親屬太多是時名都王國有獻名馬〔案〕虞世南北堂書鈔作建武寶劍直百金馬以駕鼓車劍以

賜騎士苑囿池籩之官廢弋獵之事不御雅性不喜聽音樂手不持珠玉衣服大絹而不重綵征伐嘗乘

革輿羸馬公孫述故哀帝時〔案〕此下未明晰攷范書述傳云哀帝時述以父任爲郎又云述少爲郎習漢家制度出入法駕鑿旌旄騎陳置陛戟然後輦出房闥正與此文相備

卽以數郡備天子用述破益州乃傳送瞽師郊廟樂葆車乘輿物是後乃稍備具焉述伏誅之後而事少

閒官曹文書減舊過半下縣吏無百里之繇民無出門之役

十三年封殷紹嘉公爲宋公周承休公爲衛公〔案〕范書帝紀建武二年封周後姬常爲周承休公五年封殷後孔安爲殷紹嘉公至是改封

十四年封孔子後孔志爲褒成侯

十五年詔曰刺史太守多爲詐巧不務實核苟以度田爲名聚人田中并度廬屋里落聚人遮道啼呼

〔案〕范書帝紀十五年詔下州郡檢核墾田頃畝及戶口年紀十六年河南尹及諸郡守十餘人坐度田不實皆下獄死又劉隆傳天下墾田多不以實戶口年紀互有增減十五年詔下州郡檢覈其事而刺史

太守多不平均。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逃道號呼，墜坐徵下獄。此所載詔文未完。

十七年，帝以日食。〔案〕范書帝紀：日食在二月乙亥晦日。避正殿，讀圖讖。多御坐廡下，淺露中，風發疾苦眩甚。左右有白大

司馬史病苦如此，不能動搖，自強從公出乘，以車行數里，病差。四月二日，車駕宿偃師，病差數日，入南陽

界，到葉，以車騎省留數日，行黎陽，兵馬千餘匹，遂到章陵，起居平愈。鳳凰五高八尺九寸，毛羽五采，集穎

川，羣鳥從之，蓋地數頃，留十七日乃去。〔案〕范書帝紀：鳳凰見在冬十月。商賈重寶，單車露宿，牛馬放牧，道無拾遺。

十九年，帝下詔曰：惟孝宣皇帝有功德，其上尊號曰中宗。幸南陽，汝南至南頓止，令舍大置酒，賜吏民，復

南頓田租一歲。吏民叩頭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識知寺舍，每來輒加厚恩，但復一歲，少薄，願復十歲。帝

曰：天下重寶大器，常恐不任，日慎一日，安敢自遠期十歲，復增一歲。

二十年，夏六月，帝風眩黃瘡病發甚，以衛尉關內侯陰興爲侍中，興受詔，雲臺廣室，甘露降，四十五日。

〔案〕日太平御覽作里。

二十五年，烏桓獻貂豹皮，詣闕朝賀。

二十六年，春正月，詔曰：前以用度不足，吏祿薄少，今益其俸。自三公下至佐使，各有差。四月，始營陵地于

臨平亭南，詔曰：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迭興之後，亦無丘壟，使合古法。今日月已逝，當豫自作，臣

子奉承，不得有加。乃令陶人作瓦器。又曰：臨平望平陰，河水洋洋，舟船泛泛，善矣。夫周公孔子，猶不得存。

安得松喬與之而共遊乎。文帝曉終始之義。景帝所謂孝子也。故遭反覆。霸陵獨完。非成法耶。初作壽陵。將作大匠竇融上言。園陵廣袤。無慮所用。帝曰。古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獨完。其福豈不美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爲陵池。〔案〕初作壽陵以下至此見太平御覽與前段互有異同故並纂入。帝常自細書一札十行。報郡縣。旦聽朝。至日晏。夜講經聽誦。坐則功臣特進在側。論時政。畢道古行事。次說在家所識鄉里能吏。次第比類。又道忠臣孝子義夫節士。坐者莫不激揚悽愴。欣然和悅。羣臣爭論上前。嘗連日。皇太子嘗乘間言。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道。今天下大安。少省思慮。養精神。帝答曰。我自樂此。時城郭丘墟。掃地更爲。帝悔前徙之。〔案〕范書帝紀建代郡上谷三郡民置常山居庸以東二十年省五原郡徙其吏人置河東二十五年南單于奉蕃稱臣二十六年遣中郎將段郴授南單于璽綬令入居雲中于是雲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鴈門上谷代八郡民歸于本土遣謁者分將弛刑補理城郭所謂掃地更爲者也。草創苟合。未有還人。〔案〕此亦指雲中等八郡民歸本土者言蓋是年雖緣邊諸郡幽并二州由是而定民始徙盡。

三十年有司奏封禪。詔曰。災異連仍。日月薄食。百姓怨嘆。而欲有事于泰山。汚七十二代編錄。以羊皮雜貂裘。何強顏耶。

三十二年羣臣復奏宜封禪。遂登泰山。勒石紀號。改元爲中元。

中元元年。〔案〕中元元年即建武三十二年也。帝幸長安。祠長陵。還雒陽宮。是時醴泉出于京師。郡國飲

醴泉者。痼疾皆愈。獨眇蹇者不瘳。有赤草生于水涯。郡國上甘露降。羣臣上言。地祇靈應而朱草萌。宜命太史撰具郡國所上。帝不聽。是以史官鮮紀。冬十月甲申。使司空馮魴告祠高祖廟。曰。高皇呂太后不宜配食。薄太后慈仁。孝文皇帝賢明。子孫賴福。延至于今。宜配食地祇高廟。今上薄太后尊號。爲高皇后。遷呂太后于園。四時上祭。是歲。初起明堂。靈臺。辟雍。及北郊兆域。宣布圖讖于天下。

二年春二月戊戌。帝崩于南宮前殿。在位三十三年。時年六十二。遺詔曰。朕無益百姓。如孝文皇帝舊制。葬務從省約。刺史二千石長。皆無離城郭。無遣吏及因郵奏。太子襲尊號爲皇帝。羣臣奏諡曰光武皇帝。廟曰世祖。三月葬原陵。

帝詔曰。明設丹青之信。廣開束手之路。〔案〕此詔見文選。李善注。功臣鄧禹等二十八人。皆爲侯。封餘功

臣一百八十九人。〔案〕范書。帝紀。建武十三年。功臣增。帝以天下既定。思念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

爲過。故皆以列侯就第。恩遇甚厚。遠方貢甘珍。必先徧賜列侯。而大官無餘。有功輒增封邑。故皆保全。帝

封新野王子鄧汎爲吳侯。〔案〕范書。鄧長傳。長娶光武姊元。漢兵敗。小長安。元避害。光武即位。追封諡元

吳侯。與伯父皇皇考。姊子周均爲富波侯。〔案〕封均事。外祖樊重爲壽張侯。〔案〕范書。樊弘傳。建武十八

重子丹射陽侯。〔案〕范書。樊弘傳。丹孫茂平望侯。〔案〕范書。樊弘傳。茂尋玄鄉侯。〔案〕范書。樊弘傳。尋

子冲更父侯。〔案〕范書。樊弘傳。冲作后父陰睦爲宣恩侯。〔案〕本書。陰睦傳。睦以建武二年。追爵。范書

識原鹿侯〔案〕范書陰識傳識就信陽侯〔案〕范書陰興傳就嗣父封宜恩侯後改封新陽侯此作信皇

考女弟子來歙為征羌侯〔案〕范書來歙傳歙以弟由宜西鄉侯〔案〕范書來歙傳由寧平公主子李雄

為新市侯〔案〕范書李通傳通娶光武女弟伯姬是為寧平公主后父郭昌為陽安侯〔案〕范書郭后紀

年道子流〔案〕范書郭后紀流作況兄弟竟新郟侯匡發千侯〔案〕范書郭后紀以竟匡為后

封姨子馮邯為鍾離侯〔案〕封邯事帝蒙犯霜雪雖發師旁縣人馬席薦羈絆皆有成賈而貴不侵民樂

與官市漢以炎精布耀或幽而光帝既有仁聖之明氣勢形體天然之姿固非人之敵翕然龍舉雲興三

雨而濟天下蕩蕩人無能名焉〔案〕姚之駟所輯是書八卷既多掛漏且與劉昭續漢書志補注李賢後

略彼詳取其詳者〔案〕姚之駟所輯是書八卷既多掛漏且與劉昭續漢書志補注李賢後略彼詳取其詳者〔案〕姚之駟所輯是書八卷既多掛漏且與劉昭續漢書志補注李賢後

後參差今畫一更正兼攷虞世南北堂書鈔歐陽詢藝文類聚徐堅初學記諸書所載各條此

略彼詳取其詳者〔案〕姚之駟所輯是書八卷既多掛漏且與劉昭續漢書志補注李賢後略彼詳取其詳者〔案〕姚之駟所輯是書八卷既多掛漏且與劉昭續漢書志補注李賢後

略彼詳取其詳者〔案〕姚之駟所輯是書八卷既多掛漏且與劉昭續漢書志補注李賢後略彼詳取其詳者〔案〕姚之駟所輯是書八卷既多掛漏且與劉昭續漢書志補注李賢後

略彼詳取其詳者〔案〕姚之駟所輯是書八卷既多掛漏且與劉昭續漢書志補注李賢後略彼詳取其詳者〔案〕姚之駟所輯是書八卷既多掛漏且與劉昭續漢書志補注李賢後

略彼詳取其詳者〔案〕姚之駟所輯是書八卷既多掛漏且與劉昭續漢書志補注李賢後略彼詳取其詳者〔案〕姚之駟所輯是書八卷既多掛漏且與劉昭續漢書志補注李賢後

略彼詳取其詳者〔案〕姚之駟所輯是書八卷既多掛漏且與劉昭續漢書志補注李賢後略彼詳取其詳者〔案〕姚之駟所輯是書八卷既多掛漏且與劉昭續漢書志補注李賢後

東觀漢記卷二

帝紀二

顯宗孝明皇帝

孝明皇帝諱陽。一名莊。世祖之中子也。建武四年夏五月甲申。帝生。豐下銳上。項赤色。有似于堯。世祖以赤色名之曰陽。幼而聰明。睿智。容貌莊麗。十歲通春秋。推誠對師傅。無以易其辭。(案)太平御覽作十三吳季子陽對曰。愚懸無比。及阿乳母以年通春秋上循其頭曰問師傅曰。少微誠對師傅。無以易其辭。母光烈皇后。初讓尊位爲貴人。故帝年十二。以皇子立爲東海公。時天下墾田皆不實。詔下州郡檢覆。百姓嗟怨。州郡各遣使奏其事。世祖見陳留吏牘上有書曰。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因詰吏。吏抵言于長壽街得之。世祖怒。時帝在幄後。曰。吏受郡敕。當欲以墾田相方耳。世祖曰。卽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爲準。世祖令虎賁詰問。乃首服如帝言。遣謁者考實。具知姦狀。世祖異焉。數問以政議。應對敏達。謀謨甚深。溫恭好學。敬愛師傅。所以承事兄弟。親密九族。內外周洽。世祖愈珍帝德。以爲宜承先序。十七年冬十月。詔廢郭皇后。立陰貴人爲皇后。帝進爵爲王。十九年。以東海王立爲皇太子。治尙書。備師法。兼通九經。略舉大義。博觀羣書。以助術學。無所不照。中元二年春二月。世祖崩。皇太子卽位。

永平元年帝即阼長思遠慕至躡年正月乃率諸王侯公主外戚郡國計吏上陵如會殿前禮長水校尉樊儵奏言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欲使諸儒共正經義頗令學者得以自助于是下太常將軍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王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封太后弟陰興之子慶為銅陽侯慶弟博為灑強侯

〔案〕原本作陰興為銅陽侯子博灑強侯今據范書陰興傳校改陰盛為無錫侯楚王舅子許昌龍舒侯

二年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冕冠衣裳祀畢升靈臺望雲物大赦天下

詔曰登靈臺正儀度〔案〕文選李善注引是書永平二年詔文與此同攷范書帝紀是月大赦詔有升靈臺望元氣吹時律觀物變云云至三年正月詔曰朕奉郊祀登靈臺見史官正儀度

下文為春者歲之始云云可證是書所載詔文由傳寫脫佚者甚多三月初臨辟雍行大射禮冬十月幸辟雍初行養老禮詔曰十月元日

始尊事三老兄事五更朕親袒割牲〔案〕文選李善注引是書詔文與此同攷范書帝紀亦不止此四句帝尤垂意經學刪定擬議稽合圖

讖封師太常桓榮為關內侯親自制作五行章句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是時學者

尤盛冠帶搢紳遊辟雍而觀化者以億萬計甲子西巡幸長安祠高廟遂有事于十一陵歷覽館舍邑居

舊處會郡縣吏勞賜作樂有縣三老大言陛下人東都臣望顏色儀容類似先帝臣一懽喜百官嚴設如

舊時臣二懽喜見吏賞賜識先帝時事臣三懽喜陛下聽用直諫默然受之臣四懽喜陛下至明懲艾酷

吏視人如赤子臣五懽喜進賢用能各得其所臣六懽喜天下太平德合于堯臣七懽喜帝令上殿欲觀

上衣因舉虎頭衣以畏三老帝曰屬者所言削章不如飽飯十一月詔京兆右扶風以中牢祀蕭何霍光

出郡錢穀給蕭何子孫。在三里內者悉令侍祀。

三年春二月。圖二十八將于雲臺。冊曰。剖符封侯。或以德顯。秋八月。詔曰。尙書璇璣鈴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其改郊廟樂曰大予樂。樂官曰大予樂官。以應圖讖。冬十月。帝與皇太后幸南陽祠章陵。周觀舊廬。召見陰鄧故人。帝在于道。所幸見吏勞賜省事畢。步行觀部署。不用輦車。甲夜讀衆書。乙更盡乃寐。先五鼓起。率常如此。

四年春二月。詔曰。朕親耕于藉田。以祈農事。

五年冬十月。幸鄴。趙王栩會鄴常山。賜錢百萬。

六年。廬江太守獻寶鼎。出王雒山。納于太廟。詔曰。易鼎足象三公。豈非公卿奉職得理乎。太常其以祔祭之日。陳鼎于廟。以備器用。

八年冬十月。上臨辟雍。養三老五更。禮畢。上手書。詔令尙書僕射持節詔三公。

九年。詔爲四姓小侯置學。

十年夏閏四月。行幸南陽祠章陵。以日北至。復祠于舊宅。禮畢。召校官子弟作雅樂。奏鹿鳴。上自御塤簾。和之以娛嘉賓。至南頓。勞養三老官屬。是時天下安平。人無徭役。歲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錢三十。牛羊被野。

十二年。以益州徼外哀牢王。率衆慕化。地曠遠。置永昌郡。

十三年春二月。帝耕藉田。禮畢。賜觀者食。有諸生前舉手曰。善哉。文王之遇太公也。帝書版曰。生非太公。予亦非文王也。

十四年。帝作壽陵。制令流水而已。陵東北作廡。長三丈。五步外爲小廚。財足祠祀。帝自置石椁。廣丈二尺。長二丈五尺。

十五年春二月。東巡狩。癸亥。帝耕于下邳。三月。幸孔子宅。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親御講堂。命太子諸王。說經。幸東平王宮。帝憐廣陵侯兄弟。賜以服御之物。又以皇子輿馬。悉賦予之。

十七年春。甘露仍降。樹枝內附。芝生前殿。神雀五色。翔集京師。正月。當謁原陵。是夜。帝夢見先帝太后。如平生歡。夢中喜覺。因悲不能寐。明旦。帝令百官採甘露。悉會公卿表賀。奉觴上壽。太常丞上言。陵樹葉有甘露。帝率百官上陵。甘露積于樹。取以薦。受賜畢。上從席前伏御牀。視太后鏡奩中物。流涕。敕易奩中脂澤妝具。左右皆泣。莫能仰視。

十八年秋八月。帝崩于東宮前殿。在位十八年。時年四十八。諡曰孝明皇帝。葬顯節陵。十二月。有司奏上尊號曰顯宗。廟與世宗廟同。而祠祫祭于世祖之堂。共進武德之舞。如孝文皇帝祫祭高廟故事。自帝卽位。遵奉建武之政。有加而無損。初。世祖閱傷前世權臣太盛。外戚預政。上濁明主。下危臣子。漢家中興。惟

宣帝取法。至于建武。朝無權臣。外戚陰郭之家。不過九卿。親屬勢位。不能及許史王氏之半。至永平。后妃外家貴者。裁家一人。備列將校。尉在兵馬。官充奉宿衛。闔門而已。無封侯預朝政者。自皇子之封。皆減舊制。嘗案輿地圖。皇后在旁言。鉅鹿樂成。廣平各數縣。租穀百萬。帝令滿二十萬止。諸小王皆當略與楚淮陽相比。什減三四。曰。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又國遠而小。于王善。節約謙儉如此。

肅宗孝章皇帝

孝章皇帝諱炆。孝明皇帝第五子也。永平三年。年四歲。以皇子立爲太子。幼而聰達才敏。多識世事。動容進止。聖表有異。壯而仁明謙恕。溫慈惠和。寬裕廣博。親愛九族。矜嚴方厲。威而不猛。既志于學。始治尙書。遂兼五經。周覽古今。無所不觀。由是明帝重之。每事諮焉。以至孝稱。孜孜膝下。永平十八年。明帝崩。帝卽位。

建初二年。詔齊相。止勿送冰。紉方空穀。吹綸絮。

四年冬十一月。詔諸王諸儒。會白虎觀。講五經同異。

元和元年。日南獻白雉。白犀。帝行幸。敕御史司空。道路所過。歷樹木。方春日。無得有所伐。輅車可引避也。二年春二月。帝東巡狩泰山。至于岱宗。柴望秩山川。羣神畢。白鶴三十。從西南來。經祀壇上。孔子後襲成侯等。咸來助祭。大赦天下。祀五帝于汶上明堂。耕于定陶。幸魯。祠東海恭王及孔子七十二弟子。禮畢。命

儒者論難還幸東平王宮涕泣沾襟五月詔曰乃者白鳥神雀屢臻降自京師〔案〕文選李善注引是書詔文與此同攷范書帝紀

作五月戊申詔曰乃者鳳凰黃龍鸞鳥比集七郡或一郡再見及白鳥神雀甘露屢臻祖宗是年鳳皇見舊事或班恩施其賜天下吏爵人三級云云則是書所載詔文亦不止此二句而傳寫脫佚

肥城窳亭槐樹上三足鳥集沛國白鹿白兔九尾狐見

三年代郡高柳烏子生三足大如雞色赤頭上有角長寸餘美陽得銅酒樽朱色青黃有古文

帝賜尚書劍各一手署姓名韓稜楚龍泉邳壽蜀漢文陳寵濟南鍛成一室納兩刃其餘皆平劍其時論

者以為稜淵深有謀故得龍泉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劍寵敦樸有善于內不見于外故得鍛成劍皆

因名而表意〔案〕此條見范書韓稜傳其頒賜年月無攷

明德太后姊子夏壽等私呼虎賁張鳴與敖戲爭鬪帝特詔曰爾虎賁將軍蒙國厚恩位在中臣宿衛禁

門當進人不避仇讐舉罰不避親戚今者反于殿中交通輕薄虎賁蘭內所使至欲相殺于殿下避門內

畏懦恣縱姑不遂捕此皆生于不學之門所致也〔案〕范書不載此事故下詔之年月無攷

元和二年以來至章和元年凡三年鳳凰三十九見郡國

章帝時鳳凰見百三十九麒麟五十二白虎二十九黃龍三十四〔案〕范書帝紀李賢注引是書云黃龍見肥城句窳亭槐樹上蓋其一也青

龍黃鵠鸞鳥神馬神雀九尾狐三足鳥赤鳥白兔白鹿白燕白鵲甘露嘉瓜秬秠明珠芝英華萃朱草連

理實日月不絕載于史官不可勝紀〔案〕此條與上一條俱似彙志符瑞之文今附續紀後

序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聖之至要也。乾乾夕惕。寅畏皇天。帝王之上行也。明德慎罰。湯文所務也。密靜天下。容于小大。高宗之極至也。肅宗兼茲四德。以繼祖考。臣下百僚。力誦聖德。紀述明詔。不能辨章。豈敢空言增廣。以累日月之光。

穆宗孝和皇帝

孝和皇帝諱肇。章帝之中子也。母曰梁貴人。早薨。帝自岐嶷至于總角。孝順聰明。寬和仁孝。章帝由是深珍之。以爲宜承天位。年四歲。以皇子立爲太子。初治尙書。遂兼覽書傳。好古樂道。無所不照。章和二年春二月。章帝崩。太子卽位。

永元元年。詔有司。京師離宮園池。悉以假貧人。

二年春二月壬午。日食時。史官不覺。涿郡言之。單于乞降。賜玉具劍。羽蓋車一駟。中郎將持節衛護焉。

三年。詔曰。高祖功臣。蕭曹爲首。有傳世不絕之誼。曹相國後容城侯無嗣。朕甚愍焉。望長陵東門。見二臣之墓。生旣有節。終不遠身。誼臣受寵。古今所同。(案)范書帝紀作見二臣之壙。循其遠節。遣使者以中牢祠。大鴻臚悉求近親。宜爲嗣者。須景風紹封。以彰厥功。每有感焉。忠義獲寵。古今所同。與此稍異。

四年夏六月。大將軍竇憲潛圖弑逆。庚申。幸北宮。詔收捕憲黨。皆下獄。使謁者收憲大將軍印綬。遣憲及弟篤。景就國。到皆自殺。

五年春正月。宗祀五帝于明堂。遂登靈臺。望雲物。大赦天下。自京師離宮果園。上林廣成園。悉以假貧人。恣得捕。不收其稅。六月。郡國大雨雹。大如鴈子。

六年秋七月。京師旱。幸洛陽寺。錄囚徒。舉冤獄。未還宮而澍雨。

九年冬十月。改殯梁皇后于承光宮。儀比敬園。初。后葬有闕。竇后崩後。乃議改葬。

十年夏五月。京師大雨。南山水流出。至東郊。壞民廬舍。

十一年。帝召諸儒魯丕與侍中賈逵。尙書令黃香等相難。丕善對事。罷朝。特賜履襪。

十二年。象林蠻夷攻燔官寺。秭歸山高四百餘丈。崩填谿水。壓殺百餘人。冬十一月癸酉夜。白氣長三丈。起國東北。指軍市。是月。西域蒙奇疏勒二國歸義。

十三年春正月上日。帝以五經義異。書傳意殊。親幸東觀。覽書林。閱篇籍。

元興元年夏五月。右扶風雍地裂。冬十二月。帝崩于章德前殿。在位十七年。時年二十七。葬順陵。廟曰穆宗。

朝無寵族。政如砥矢。惠澤沾濡。鴻恩茂悅。外憂庶績。內勤經藝。自左右近臣。皆誦詩書。德教在寬。仁恕並洽。是以黎元寧康。萬國協和。符瑞八十餘品。帝讓而不宣。故靡得而紀。

孝殤皇帝諱隆。和帝之少子也。和帝皇子數十。生者輒夭。故殤帝養于民。元興元年冬十二月。和帝崩。是日倉卒。帝生百餘日。乃立以爲皇太子。其夜卽位。尊皇后鄧氏爲皇太后。帝在襁褓。太后臨朝。詔省荏弱平簞。

延光元年八月。帝崩于崇德前殿。年二歲。葬康陵。

孝殤襁褓承統。寢疾不豫。天命早崩。國祚中絕。社稷無主。天下愕然。賴皇太后。孔子稱有婦人焉。信哉。

(案)此乃帝紀之序。

東觀漢記卷三

帝紀三

恭宗孝安皇帝

孝安皇帝諱祐。清河孝王第二子也。少聰明敏達。慈仁惠和。寬裕博愛。好樂施予。自在邸第。數有神光。赤蛇嘉應。照曜于室內。又有赤蛇盤紆殿屋牀第之間。孝王常異之。年十歲。善史書。喜經籍。和帝甚喜重焉。號曰諸生。數燕見省中。特加賞賜。下及玩弄之物。諸王子莫得與比。殤帝即位。鄧后臨朝。以帝幼小。詔置于清河邸。欲爲儲副。殤帝崩。以玉青蓋車迎。齋于殿中。拜爲長安侯。乃卽帝位。謙讓恪勤。孜孜經學。篤志供養。委政長樂宮。

永初元年。徼外羌龍橋等六種慕義降附。永昌獻象牙熊子。新城山泉水大出。突壞人田。水深三丈。冬十一月。帝始講尙書。耽于典藝。

二年春正月。帝加元服。夏六月。雨雹。大如芋魁雞子。風拔樹發屋。秋閏七月。徼外羌薄申等八種舉衆降。

三年。鴈門烏桓及鮮卑叛。五原郡兵敗于高梁谷。(案)范書帝紀李賢注引是書云。戰九原。高梁谷。范書梁作渠。渠梁相類。必有誤也。

四年。新野君薨。贈以玄玉赤綬。賻錢三十萬。布三萬匹。

五年漢陽人杜琦反。自稱安漢將軍。漢陽故吏杜習手刺殺人。

六年春正月甲寅。皇太后率大臣命婦謁宗廟。

七年郡國蝗飛過。調濱水縣彭城廣陽廬江九江穀九十萬斛。送敖倉。

元初元年。曰南地坼。長一百八十二里。廣五十六里。

二年春正月。青衣蠻夷堂律等歸義。冬十月。安定太守杜恢與司馬鈞并威擊羌。恢乘勝深入。至北地靈州丁奚城。爲羌所害。鈞擁兵不救。收下獄。蠻田山高少等攻城殺長吏。州郡募五里蠻夷六亭兵追擊。山等皆降。十二月。賜五里六亭渠率金帛。各有差。

四年春二月。武庫火。燒兵物百二十五種。直千萬以上。冬十二月。虔人種羌大豪恬狼等詣度遼將軍降。延光二年。九真言嘉禾生。禾百五十六本。七百六十八穗。

三年。鳳凰集濟南臺丞霍穆舍樹上。賜帛各有差。衛縣木連理。定陵縣木連理。潁川上言麒麟白鹿見。黃龍見歷城。又見諸縣。

四年春三月。幸苑還。帝崩于葉。帝在位十九年。時年三十二。御車所止。飲食百官鼓漏起居。車騎鹵簿如故。及還宮。皇后與兄顯中常侍江京樊豐等共爲詐。不容令羣臣知。帝道崩。欲僞道得病。遣司徒等分詣郊廟社稷。告天請命。誣罔靈祇。以亡爲存。其夕發喪。羣僚百姓如喪考妣。塞外蠻夷致祭涕泣。葬恭陵。

敬宗孝順皇帝

孝順皇帝諱保。孝安皇帝長子也。母早薨。追諡恭愍皇后。帝幼有簡厚之質。體有敦愨之性。寬仁溫惠。始入小學。誦孝經章句。和熹皇后甚嘉之。以爲宜奉大統。年六歲。永寧元年。爲皇太子。受業尙書。兼資敏達。初乳母王男廚監邴吉。爲大長秋。江京中常侍樊豐等所譖。愨殺之。太子數爲歎息。京等懼有後害。遂共搆陷太子。太子坐廢。爲濟陰王。(案)此延光三年事。明年三月。安帝崩。北鄉侯卽尊位。王廢黜。不得上殿。臨棺而悲。哀泣血。不下餐粥。北鄉侯薨。車騎將軍閻顯等議。前不用濟陰王。今用怨人。白閻太后。復徵立諸王子。閉宮門。屯兵自守。中黃門孫程等十九人共討賊臣江京等。以迎濟陰王于德陽殿西鐘下。卽皇帝位。司空劉授。以阿附惡逆。辟召非其人。策免。

永建元年。太傅馮石。太尉劉熹。以阿黨權貴。李郃以人多疾疫免。

三年。太傅桓焉。以無清介。辟召策罷。

四年。漢陽率善都尉蒲密。因桂陽太守文龔。獻大明珠。詔曰。海內頗有災異。而龔不惟竭忠。而遠獻明珠。以求媚。令封珠還蒲密。太尉劉光。司空張皓。以陰陽不和。久託病。策罷。司徒許敬。爲陵轢使官。策罷。以千石祿終身。

六年。葉調國王遣使師會詣闕貢獻。以師會爲漢辨義。葉調邑君。賜其君紫綬。及捍國王雍田。亦賜金印。

紫綬。

陽嘉元年望都蒲陰狼殺子女九十七人爲不祠北嶽所致詔曰政失厥中狼災爲應至乃踐食孤幼博訪其故山嶽尊靈國所望秩而比不奉祠淫刑放濫害加孕婦也。

二年汝南童子謝康河南童子趙建年十三各通一經以太學初繕召而至皆除郎中疏勒國王盤遣使文時詣闕獻師子封牛。

四年太尉施延以選舉貪汙策罷零陵言日食京師不覺詔曰朕以不德譎見于天。

永和六年冬十二月詔故將軍馬賢前伐西夷克敵深入父子三人同命其以漢中南鄭之武陽亭封賢孫承先爲武陽亭侯食租稅。

漢安元年以遠近獻馬衆多園廩充滿始置承華廩令秩六百石其九十家不自存詔賜錢廩穀(案)此
見劉昭五行志注上有闕交據志漢安元年三月秋八月遣侍中杜喬光祿大夫周舉等八人分行州郡
雒陽劉漢等百九十七家爲火所燒蓋一事也

願宣風化舉實臧否。

二年詔禁民無得酤賣酒麴。

建康元年秋八月帝崩于玉堂前殿在位十九年時年三十遺詔無起寢廟衣以故服珠玉玩好皆不得下務爲節約葬憲陵有司奏言孝順皇帝宏秉聖哲龍興統業稽乾則古欽奉鴻烈寬裕晏晏宣恩以極。

躬自菲薄。以崇玄默。遺詔貽約。顧念萬國。衣無製新。玩好不飾。瑩陵損狹。不起寢廟。遵履前制。敬敕慎終。有始有卒。孝經曰。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臣請上尊號曰敬宗。廟天子。世世獻奉藏主。祫祭進武德之舞。如祖宗故事。露布奏可。

孝沖皇帝

孝沖皇帝諱炳。順帝之少子也。年三歲。是時。皇太子數不幸。國副未定。有司上言。宜建聖嗣。建康元年夏四月。立爲太子。順帝崩。太子卽帝位。尊皇后梁氏爲皇太后。帝幼弱。太后臨朝。永嘉元年春正月。帝崩于玉堂前殿。在位一年。葬懷陵。

孝質皇帝

孝質皇帝諱纘。章帝玄孫。千乘貞王之曾孫。樂安王孫。渤海王子也。年八歲。茂質純淑。好學尊師。有聞于郡國。孝沖帝崩。徵封建平侯。卽皇帝位。九江賊馬勉敗死。傳勉頭及所帶玉印鹿皮冠黃衣詣雒陽。詔懸夏城門外。章示百姓。

本初元年夏閏六月。帝崩于玉堂前殿。在位一年。時方九歲。葬靜陵。

威宗孝桓皇帝

孝桓皇帝諱志。章帝曾孫。河間孝王孫。蠡吾侯冀之長子也。母曰偃夫人。年十四。襲爵始入。有殊于人。梁

太后欲以女弟妃之。本初三年四月，徵詣雒陽。既至，未及成禮。會質帝崩，無嗣。太后密使瞻察威儀，才明任奉宗廟，遂與兄冀定策于禁中，迎帝卽位。時年十五。太后猶臨朝，御卻非殿，改元建和。

建和元年，芝生中黃藏府。永興二年，光祿勳府吏舍夜壁下，忽有氣掘之，得玉玦，各有鉤，長七寸三分，玦周五寸四分，身中皆有雕鏤。詔司隸，蝗水爲災，五穀不登，令所傷郡國皆種蕪菁以助民食。延熹元年，初置鴻德苑。

二年，大將軍梁冀輔政，縱橫爲亂。帝與中常侍單超等五人共謀誅之，于是封超等爲五侯，暴恣日甚，毒流天下。司徒韓續、司空孫朗並坐不衛宮，止長壽亭，減罪一等，以爵贖之。初置祕書監，掌典圖書古今文字，合異同。

三年，白馬令李雲坐直諫誅。

四年，京師雨雹，大如雞子。

五年，長沙賊攻沒蒼梧，取銅虎符。太守甘定，刺史侯輔，各奔入城。賊乘刺史車，屯據臨湘，居太守舍，賊萬人以上屯益陽，殺長吏。以京師水旱疫病，帑藏空虛，虎賁羽林不任事者，住寺減半奉。

七年冬十月，上幸雲夢，至新野，公主壽張敬侯廟，詔曰：存善繼絕，實藉德貞。武騎都尉樊演，高祖父重，以

光武皇帝元舅。扶助中興。追封壽張侯。諡曰敬祖。父茂。封冠軍平望鄉侯。五國並建。其二絕者。祠之。〔案〕新野公。主光武姊元也。嫁鄧晨。詔中不及祠之之意。當有闕文。

八年。妖賊蓋登稱大皇帝。有璧二十。珪五。鐵券十一。後伏誅。

九年。戴異。鉏田得金印。到廣陵。以與龍尚名臣少府李膺等。並爲闖人所譖。下獄死。〔案〕膺等之死。在靈帝建寧二年。是時但

以鉤黨下獄。此蓋通後事言之。

永康元年。西河言白兔見。帝好音樂。善琴笙。立黃老祠。北宮濯龍中。以文罽爲壇飾。淳金銀器。彩色眩耀。祠用三牲。大官飾珍饌。作倡樂。以求福祥也。在位二十一年。崩。年三十六。

孝靈皇帝

建寧元年。帝到夏門外萬壽亭。羣臣謁見。〔案〕此帝由解瀆亭侯迎入。繼統。初到。攷范書帝紀。實是在是年正月己亥。次日庚子即位。改元建寧。

二年。故太僕杜密。故長樂少府李膺。各爲鉤黨。尚書白下本州考治。時上年十三。問諸常侍曰。何鉤黨。諸常侍對曰。鉤黨人卽黨人也。卽可其奏。

熹平元年。會稽許昭聚衆。自稱大將軍。立父生爲越王。攻破郡縣。

二年。陳行相師遷奏。沛相魏愔。前爲陳相。與陳王寵交通。

四年。使中郎將堂谿典請雨。因上言復崇高山爲嵩高山。

光和元年有白衣人入德陽殿門言梁伯夏教我上殿與中黃門桓賢語因忽不見有黑氣墮所御溫明殿庭中如車蓋隆起奮迅五色有頭體長十餘丈形貌似龍

四年初置駮驥廢丞領受郡國調馬郡國上芝英

五年帝起四百尺觀于阿亭道

中平二年造萬金堂于西園

三年又造南宮玉堂築廣成苑鑄黃鐘二千斛懸于嘉德端門內

東觀漢記卷四

年表〔案〕本書年表體例全祖班書劉知幾史通所列篇目可據今惟百官表略存餘四篇並闕

百官表

太尉掌邦〔案〕此下冊皇太子捧上其璽綬有闕文

司空唐虞之官也金印紫綬

竇憲作大將軍置長史司馬員吏官屬位次太傅〔案〕司馬彪百官志長史司馬皆一人千石大將軍出征置中護軍一人其

將軍不常置〔案〕司馬彪百官志將軍掌征伐背叛事訖罷安帝以後大將軍始常設比公者又有驃騎將軍〔案〕司馬彪百官志注比公者

車騎將軍建武二十年復置驃騎將軍位次公〔案〕司馬彪百官志明帝初置度遠將軍劉昭注引應

皆千石度遠將軍司馬二人〔案〕司馬彪百官志明帝初置度遠將軍劉昭注引應章帝又置祝令丞延光

元年省〔案〕此太常官屬

大鴻臚漢舊官建武元年復置〔案〕司馬彪百官志大鴻臚卿一人中二千石屬官有丞一人〔案〕司馬彪百官志丞一人比千石大行丞一人

〔案〕司馬彪百官志大行令一人六百石丞一人大行丞有治禮員四十七人〔案〕司馬彪作治禮郎主齋祠饋贊九賓之禮又有公室

主稠中都官斗食以下功次相補鴻臚三十六人其陳寵左雄朱寵龐參施延並遷公

其主薨。無子。置傅一人。守其家。〔案〕司馬彪百官志諸公主每主家令一人六百石。此宗正官屬。

桓帝延熹元年三月己酉。置鴻德苑。置令秩六百石。〔案〕此少府官屬。

州牧刺史。漢舊官。建武元年。復置牧。十八年。改爲刺史。督二千石。交趾刺史持節。〔案〕司馬彪百官志外

人六百石。彪自注曰。刺史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國。錄囚徒。攷殿最。攷諸州刺史。皆不持節。而交趾獨持節。以所部絕遠。故重其事權也。以上州部官。

其紹封削緇者。中尉內史官屬亦以率減。〔案〕司馬彪百官志皇子封王。其郡爲國。每國置傅一人。相一

諸王國。印綬。漢制。公侯紫綬。九卿青綬。建武元年。復設諸侯王金璽。緋綬。公侯金印紫綬。九卿執金吾。河

南尹秩皆中二千石。大長秋將作大匠。度遼諸將軍。郡太守。國傅相。皆秩二千石。校尉。中郎將。諸郡都尉。

諸國行相。中尉內史。中護軍。司直。〔案〕司馬彪百官志注世祖卽位。以武帝故事。秩皆比二千石。以上皆

銀印青綬。中外官尙書令。御史中丞。治書侍御史。〔案〕司馬彪百官志治書侍御史六百石。與此異。公將軍長史。中二千石丞。

〔案〕司馬彪百官志凡中二千石丞。比千石。與此異。正平諸司馬。中官。王家僕。雒陽令。秩皆千石。尙書中謁者。〔案〕司馬彪百官志

謁者令一人。六百石。謁者三。黃門冗從四僕射。〔案〕司馬彪百官志少府屬有中黃門冗從僕射一人。又

人。四百石。此文疑有脫字。有尙書僕射一人。大長秋屬。又有中宮黃門冗從僕射一

人。秩皆諸都監。中外諸都官令。都候。〔案〕司馬彪百官志衛尉屬司農部丞。郡國長史丞。〔案〕司馬彪百

六百石。諸都監。中外諸都官令。都候。左右都候各一人。六百石。司農部丞。郡國長史丞。〔案〕司馬彪百

人。郡當邊戍。候。司馬千人。秩皆六百石。家令侍僕秩皆六百石。雒陽市長秩四百石。主家長秩皆四百石。者丞爲長史。候。司馬千人。秩皆六百石。諸秩千石者。其丞尉皆秩四百石。秩六百石者。丞尉秩三百

石四百石者其丞尉秩二百石。縣國丞尉亦如之。縣國三百石長丞尉亦二百石。明堂靈臺丞諸陵校長秩二百石。丞尉校長以上皆銅印黃綬。縣國守宮令相或千石或六百石。長相或四百石或三百石。長相皆以銅印黃綬而有秩者。〔案〕司馬彪百官志每縣邑道大者置令一人千石其次侍中中常侍光祿大夫秩皆二千石。〔案〕司馬彪百官志四百石小者置長二百石侯國之相秩次亦如之。博士皆六百石。議郎中謁者秩皆比六百石。〔案〕司馬彪百官志議郎六百石與此異。大中大夫秩皆比二千石。諫議大夫侍御史門侍郎中黃門秩皆比四百石。〔案〕司馬彪百官志小黃門侍郎皆六百石。郎中秩皆比三百石。太子舍人秩二百石。〔案〕劉知幾史通謂此表為崔寔曹壽延篤所作。今與司馬彪百官志參攷文多不同。如志云諸侯王赤綬而此云練綬。又如王國內史上林楫權丞係西漢官名。東漢都從裁省丞相司直亦于隆漢官篇多順帝以後所更改。而此表則述建武永平間舊制也。

諸王表

王子侯表

功臣表

恩澤侯表〔案〕以上四篇全闕今有其目。

東觀漢記卷五

志〔案〕本書八志以劉知幾史通及范書李賢注所引
蔡邕集為據今惟地理等六篇略存餘二篇並闕

地理志

蕭何墓在長陵東司馬門道北百步〔案〕上陵屬京兆尹霍光墓在茂陵東司馬門道南四里〔案〕茂陵屬右扶風

蛇丘有芳陘山〔案〕蛇丘縣屬濟北國

東緡縣名屬山陽郡〔案〕以上兗州刺史部所屬

西海有勝山〔案〕西海縣屬瑯琊國〔案〕以上徐州刺史部所屬

秦時改為太末〔案〕太末縣屬會稽郡此句之上當有闕文有龍丘山在東有九石特秀色丹遠望如蓮〔案〕考司馬彪郡國志劉昭注太末左傳謂姑蔑又云巖前有一桃樹其實甚甘非山中自有莫知誰植

華萇之隱處有一巖穴如窗牖中有石牀可寢處〔案〕司馬彪郡國志劉昭注引東陽記一條文與此同又云巖前有一桃樹其實甚甘非山中自有莫知誰植

建安二十年復置漢寧郡分漢中之安陽西城〔案〕司馬彪郡國志劉昭注西城下日巴漢志云漢末以為西城郡不言屬漢寧又分錫上庸為

上庸郡置都尉〔案〕以上益州刺史部所屬

安帝即位之年分高顯候城遼陽屬玄菟〔案〕司馬彪郡國志高顯等三縣屬遼東郡以上幽州刺史部所屬

九真俗燒草種田〔案〕司馬彪郡國志九真郡統縣五日西卷朱吾盧容象林比景以上交趾刺史部所屬

永興元年。鄉三千六百八十一。亭萬二千四百四十三。

律麻志

凡律所革以變。律呂相生至六十。

禮志

漢承秦滅學。庶事草創。明堂辟雍闕而未舉。武帝封禪。始立明堂于泰山。〔案〕歐陽詢藝文類聚作孝武封岱宗立明堂于泰山汶上。猶不于京師。元始中。王莽輔政。乃起明堂辟雍。

樂志

漢樂四品。一曰大予樂。典郊廟上陵殿諸食舉之樂。郊樂。易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上帝。周官。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也。宗廟樂。虞書所謂琴瑟以詠。祖考來假。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食舉樂。王制謂天子食舉以樂。周官。王大食則命奏鐘鼓。二曰周頌雅樂。典辟雍饗射六宗社稷之樂。辟雍饗射。孝經所謂移風易俗。莫善于樂。禮記曰。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社稷。所謂琴瑟擊鼓以御田祖者也。禮記曰。夫樂施于金石。越于聲音。用乎宗廟社稷。繫乎山川鬼神。此之謂也。三曰黃門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羣臣。詩所謂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者也。其短簫鐃歌。軍樂也。其傳曰。黃帝岐伯所作。以建威揚德。風勸士也。蓋周官所謂王大獻則令凱樂。軍大獻則令凱歌也。孝章皇帝新著歌詩四章。列在食舉。又制雲

臺十二門詩。各以其月祀而奏之。熹平四年正月。中出雲臺十二門新詩。下大子樂官習誦。彼聲與舊詩並行者。皆當撰錄。以成樂志。國家離亂。大廈未安。黃門舊有鼓吹。今宜罷去。

郊祀志

建武三十年。太尉趙熹上言曰。自古帝王。每世之隆。未嘗不封禪。陛下聖德洋溢。順天行誅。撥亂中興。作民父母。修復宗廟。救萬姓命。黎庶賴福。海內清平。功成治定。羣司禮官。咸以爲宜。登封告成。爲民報德。百王所同。當仁不讓。宜登封岱宗。正三雍之禮。以明靈契。望秩羣神。以承天心。〔案〕司馬彪祭祀志載光武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何事汗七十二代之編錄。桓公欲封管仲。非之。若郡縣遺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髡兼令屯田。從此羣臣不敢復言。

三十二年。〔案〕是年改元中元。元改元。羣臣奏言。登封告成。爲民報德。百王所同。陛下輒拒絕不許。臣下不敢頌功述德。

業。謹按河雒讖書。赤漢九世。當巡封泰山。凡三十六事。傳奏左帷。陛下遂以仲月令辰。遵岱嶽之正禮。奉圖雒之明文。以和靈瑞。以爲兆民。上曰。至泰山乃復議。國家德薄。災異仍至。圖讖蓋如此。〔案〕司馬彪祭祀志三十二年

正月上齋。夜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不慎克用。何益于承。誠善用之。疑有脫誤。上東巡狩。至泰山。有

司復奏。河雒圖記。表章赤漢九世。尤著明者。前後凡三十六事。與博士充等議。以爲殷統未絕。黎庶繼命。

高宗久勞。猶爲中興。武王因父受命之列。據三代郊天。〔案〕二句疑有脫誤。因孔子甚美其功。後世謂之聖王。漢統

中絕。王莽盜位。一民莫非其臣。尺土靡不其有。宗廟不祀。十有八年。陛下無十室之資。奮振于匹夫。除殘

去賊興復祖宗集就天下海內治平夷狄慕義功德盛于高宗宣王宜封禪為百姓祈福請親定刻石紀號文太常奏儀制詔曰在昔小白欲封夷吾難之季氏欲旅仲尼非焉蓋齊諸侯季氏大夫皆無事于泰

山今予末小子巡祭封禪德薄而任重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于得承鴻業帝堯善及子孫之餘賞蓋應

圖錄當得是懼于過差執德不宏信道不篤為議者所誘進後世知吾罪深矣〔案〕范書光武紀中元元年二月己卯幸魯進幸泰

山辛卯柴望岱宗登封泰山甲午禪于梁父攷司封禪其玉牒文祕天子事也〔案〕以上封禪

馬彪祭祀志辛卯二十三日甲午二十五日也

明帝宗祀五帝于明堂光武皇帝配之〔案〕司馬彪祭祀志永平二年始行此禮以上明堂

孝成時匡衡奏立北郊復祠六宗至建武都雒陽制郊祀六宗廢不血食大臣上疏謂宜復舊上從公卿

議由是遂祭六宗〔案〕司馬彪祭祀志安帝元初六年以尚書歐陽家說謂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為

李氏家書云司空李郃侍祠不見六宗祠奏曰尚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六宗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

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助陰陽化成萬物漢初甘泉汾陰祀天地亦禋六宗孝成時匡衡奏復南北郊祀

復祀六宗及王莽謂六宗即易六子建武祭祀六宗廢不血食宜復舊制詔下公卿議議可者三十六人議不可者二十四人上從郃議以上六宗

章帝元和二年詔曰經稱秩元祀咸秩無文祭法功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

能禦大災則祀之以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傳曰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又曰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于是乎禁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于是乎禁之孝文十二年令曰比年五穀不登欲有以增諸神之祀王制曰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

不敬。今恐山川百神應典祀者，尙未盡秩。其議增修羣祀，宜享祀者，以其豐年，以致嘉福，以蕃兆民。詩不云乎：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有年報功，不私幸望，豈嫌同辭。其義一焉。〔案〕是時章帝將東巡狩，故有是詔。以上羣祀。

永平三年八月丁卯，公卿奏議世祖廟登歌八佾舞功名。〔案〕功字疑衍。東平王蒼議以爲漢制舊典，宗廟各奏

其樂，不皆相襲。以明功德，余爲無道，殘賊百姓。高皇帝受命誅暴，元元各得其所，萬國咸熙，作武德之舞。

孝文皇帝躬行節儉，除誹謗，去肉刑，澤施四海。孝景皇帝制昭德之舞。孝武皇帝功德茂盛，威震海外，開

地置郡，傳之無窮。孝宣皇帝制盛德之舞。光武皇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武暢方外，震服百蠻，戎狄奉貢。

宇內治平，登封告成，脩建三雍，肅穆典祀，功德巍巍，比隆前代。以兵平亂，武功盛大，歌所以詠德，舞所以

象功。世祖廟樂名，宜曰大武之舞。元命包曰：緣天地之所雜樂爲之，文典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而

詩人稱其武功。樞機鈐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各與虞韶、禹夏湯濩、周武無異，不宜以名舞。叶圖徵曰：大

樂必易詩。傳曰：頌言成也。一章成篇，宜列德。故登歌清廟一章也。漢書曰：百官頌所登御者，一章十四句。

依書文始五行，武德昭德盛德修之，舞節損益前後之宜。六十四節爲武，曲副八佾之數。十月烝祭如御，

用其文始五行之舞如故。勿進武德舞。歌詩曰：於穆世廟，肅雍顯清，俊乂翼翼，秉文之成。越序上帝，駿奔

來寧，建立三雍，封禪泰山。章明圖讖，放唐之文，休矣惟德，罔射協同。本支百世，永保厥功。詔書曰：驃騎將

軍議可。進武德之舞如數。〔案〕司馬彪祭祀志劉昭注引蔡邕表志云：孝明立世祖廟，以明再受命祖有功之義，後嗣遵儉，不復改立，皆藏主其中。聖明所制一王之法也。自執事之吏

下至學士莫能知其所以兩廟之意誠宜具錄本事建武乙未元和丙寅詔書下宗廟儀及齋令宜入郊祀志永爲典式

章帝初卽位賜東平憲王蒼書曰朕夙夜伏思念先帝躬履九德對於八政勞謙克己終始之度比放三宗誠有其美今迫遺詔誠不起寢廟臣子悲結僉以爲雖于更衣猶宜有所宗之號以克配功德宗廟至重朕幼無知寤寐憂懼先帝每有著述典義之事未嘗不延問王以定厥中願王悉明處乃敢安之公卿議駁今皆并送及有可以持危扶顛宜勿隱思有所承公無困我太尉熹等奏禮祖有功宗有德孝明皇帝功德茂盛宜上尊號曰顯宗四時祫食于世祖廟如孝文皇帝在高廟之禮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蒼上言昔者孝文廟樂曰昭德之舞孝武廟樂曰盛德之舞今皆祫食于高廟昭德盛德之舞不進與高廟同樂今孝明皇帝主在世祖廟當同樂盛德之樂無所施如自立廟當作舞樂者不當與世祖廟盛德之舞同名案前文東平王蒼請名世祖廟舞爲大武詔仍進武德之舞無盛德舞之名此句疑有訛舛卽不改作舞樂當進武德之舞臣愚惡鄙陋廟堂之論誠非所當聞所宜言陛下體純德之妙奮至謙之意猥歸美于載列之臣故不敢隱蔽愚情披露腹心誠知愚鄙之言不可以向仰四門賓于之議伏惟陛下以至德當成康之隆天下又安刑措之時也陛下盛歌元首之德股肱貞良庶事寧康臣欽仰聖化嘉羨盛德危顛之備非所宜稱上復報曰有司奏上尊號曰顯宗藏主更衣不敢違諸祫食世祖廟樂皆如王議以正月十八日始祠仰見棖桷俯視几筵眇眇小子哀懼戰慄無所奉承愛而勞之所望于王也案范書明帝紀帝遣詔無起寢廟藏主于光烈皇后更衣別室又章帝紀帝卽位有司奏言孝明帝聖

德淳茂宜尊廟曰顯宗其四時禘祫于光武之堂間祀悉還更衣共進武德之舞如孝文皇帝祫祭高廟故事制曰可

建初四年八月上以公卿所奏明德皇后在世祖廟坐位駁議示東平憲王蒼蒼上言文武宣元祫食高廟皆以后配先帝所制典法設張大雅曰昭茲來許繩其祖武又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明德皇后宜配孝明皇帝(案)范書章帝紀建初三年六月癸丑皇太后馬氏崩秋七月壬戌葬明德皇太后此則葬後議祔廟也司馬彪祭祀志劉昭注引謝沈書一段與此同未有與世祖廟同席而供饌句尤爲密完

永初六年皇太后入宗廟于世祖廟與皇帝交獻薦如光烈皇后故事(案)此和熹鄧皇后也攷范書安帝紀在永初七年以上宗廟

車服志

天子行有羣罕

永平二年正月公卿議舉南北郊東平王蒼議曰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爲漢制法高皇帝始受命創業制長冠以入宗廟光武受命中興建明堂立辟雍陛下以聖明奉遵以禮服龍袞祭五帝禮缺樂崩久無祭天地冕服之制案尊事神祇潔齋盛服敬之至也日月星辰山龍華藻天王袞冕十有二旒以則天數旂有龍章日月以備其文今祭明堂宗廟圓以法天方以則地服以華文象其物宜以降神明肅雝備思博其類也天地之祀冕冠裳衣宜如明堂之制(案)司馬彪輿服志漢承秦故郊祀之服皆以約玄至顯宗初服旒冕衣裳文章赤寫約履以祠天地其議實自東平發之

武冠俗謂之大冠。〔案〕司馬彪輿服志武冠環纓無蕤以青系爲緄加雙鬚尾

貴人相國綠綬三采綠紫白。〔案〕司馬彪輿服志作綠紫紺純綠圭公卿將軍紫綬二采紫白純紫圭公主封君同九卿

中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純青圭千石六百石黑綬二采青紺。〔案〕司馬彪輿服志作三采青赤紺純青圭四百三百二

百石黃綬純黃圭一采百石青紺綬一采宛轉繆織。

孝明帝作螭珠之佩以郊祀天地。〔案〕以上皆志冠服其車輿闕

朝會志

天文志〔案〕此二篇全闕今存其目

東觀漢記卷六

列傳一外戚

光烈陰皇后

有陰子公者。生子方。方生幼公。公生君孟。名睦。卽后之父也。初光武適新野。聞陰后美。心悅之。後至長安。見執金吾車騎甚盛。因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更始元年。遂納后于宛。上卽位。立爲貴人。上以后性賢仁。宜母天下。欲授以尊位。后輒退讓。自陳不足以當大位。〔案〕范書后紀建武二年。以后固辭尊位。遂立郭后。至十七年而立后。

明德馬皇后

明德皇后嘗久病。至卜者家。爲卦問咎祟所在。卜者卦定。釋著仰天歎。問之。卜者乃曰。此女雖年少。後必將貴。遂爲帝妃。不可言也。后長七尺二寸。青白色。方口美髮。爲四起大髻。但以髮成。尙有餘饒。髻三匝。眉不施黛。獨左眉角小缺。補之如粟。常稱疾而終身得意。永平三年。有司奏立長秋宮。以率八妾。上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遂登至尊。先是數日。夢有小飛蟲萬數。隨著身入皮膚中。復飛去。旣處椒房。大官上食。重加幕覆。輒撤去。不喜出入遊觀。希嘗臨御。臆望袍極羸疏。諸主朝望見。反以爲綺。后曰。此

繪染色好。故直用之。后嘗有不安。時在敬法殿東廂。上令太夫人及兄弟得入見。后至在克己輔上。不以私家干朝廷。兄為虎賁中郎將。為黃門郎。訖永平世不遷。〔案〕以上明帝時事。時上欲封諸舅。外間白太后。太后曰。吾自念親屬。皆無柱石之功。俗語曰。時無赭澆黃土。因詔曰。吾萬乘之主。身衣大練。縑裙。食不求所甘。左右旁人。皆無薰香之飾。前過濯龍門。見外家問起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亦不譴怒。但絕歲用。冀以默止。謹耳。〔案〕此下章帝時事。及上欲封諸舅。太后輒斷絕曰。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至孝之行。安親為上。今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封爵。違逆慈母之拳拳。吾性剛急。有胸中氣。不可不慎。穰歲之後。惟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知政事。太后素謹慎小。感慨輒自責。如平生事舅姑時。新平主家御者失火。及北閣後殿。深以自過。起居不欣。至正月。當上原陵。言我守備不精。慙見原陵。不上。太后置蠶室。織室于濯龍中。數往來觀視。以為娛樂。廣平鉅鹿樂成王在邸。入朝問起居。上望見車騎鞍勒。皆純黑。無金銀采飾。馬不踰六尺。于是白太后。即賜錢各五百萬。太后詔書流布。咸稱至德。莫敢犯禁。

敬隱宋皇后

敬隱宋后。〔案〕范書安帝紀。建光元年。追尊祖妣宋貴人為敬隱皇后。以王莽末年。生遭世倉卒。其母不舉。棄之南山下。時天寒。冬十一月。再宿不死。外家出過于道南。聞有兒啼聲。憐之。因往就視。有飛鳥紆翼覆之。沙石滿其口。鼻能喘。心怪偉之。以有神靈。遂取而持歸養。長至年十三歲。乃以歸宋氏。〔案〕范書清河孝王慶傳。后宋昌八世孫。父揚母王氏。永平末。入太子宮。甚有寵。蕭

宗即位爲貴人。生慶立爲皇太子。慶旋以讓廢。貴人自殺。後廢帝崩。立慶長子祐爲嗣。是爲安帝。時竇皇后內寵方盛。以貴人名族。節操高妙。心內害之。欲爲萬世長計。陰設方略。讒毀貴人。由是母子見疏。數月。誣奏貴人使婢爲蠱道祝詛。七年。遂被譖暴卒。

孝和陰皇后

孝和陰皇后。聰慧敏達。有才能。善史書。永元二年。選入掖庭爲貴人。託以先后近屬。故有寵。

和熹鄧皇后

后年五歲。太夫人爲翦髮。夫人年高目冥。并中后額。雖痛忍不言。一額盡傷。左右怪而問之。后言夫人哀我爲斷髮。難傷老人意。故忍之耳。六歲。諸兄持后髮。后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奈何弄人髮乎。七歲。讀論語。志在書傳。母常非之。曰。當習女工。今不是務。寧當學博士耶。后重違母意。晝則縫紉。夜私買脂燭。讀經傳。宗族外內皆號曰諸生。嘗夢捫天體。蕩蕩正青滑。有若鍾乳。后仰喻之。以訊占夢。言堯夢攀天而上。湯夢及天舐之。此皆聖王之夢。吉不可言。〔案〕范書后紀。后以永元八年冬。選入掖庭爲貴人。后遜位。手書謝表。深陳德薄。不足以奉宗廟。充小君之位。〔案〕范書后紀。永元十四年。陰后以巫蠱事廢。后請救。不能得。愈。〔案〕范書后紀。和帝葬後。太后賜馮貴人步搖一具。〔案〕范書后紀。和帝葬後。太后賜馮貴人步搖一具。宮人並歸園。故后有是賜。時新遭大憂。法禁未設。宮中亡大珠一篋。主名不立。念欲考問。必有不辜。太后乃親自臨見宮人。一一問閱。察其顏色。開示恩信。官人盜者。即時首服。不加鞭笞。不敢隱情。宮人驚。咸稱神明。太后臨朝。萬國貢獻。悉令禁絕。歲時但貢紙墨而已。上林鷹犬。悉斥放。

之。〔案〕以上廢帝延平元年事。永初二年。〔案〕此下安帝時事。三月。京師旱。至五月朔。太后幸洛陽寺。省庶獄。舉冤囚。杜冷不殺人。自誣被掠。羸困便輿。見畏吏不敢自理。吏將去。微疾舉頸。若欲有言。太后察視覺之。卽呼還問狀。遂得申理。卽時收令下獄抵罪。尹左遷。行未還宮。澍雨大降。太后雅性不好淫祀。嘗不安。左右憂惶。至令禱祠。願以身代牲。太后聞之。甚怒。卽敕令禁止。以爲何故。乃有此不祥之言。左右咸流涕嘆息曰。太后臨大病。不自願而念兆民。後病遂瘳。豈非天地之應歟。太后自遭大憂。及新野君。仍喪諸兄。常悲傷思慕。羸瘦骨立。不能自勝。〔案〕范書后紀后以永寧二年三月崩。

順烈梁皇后

永建三年春三月丙申。選入掖庭。相工茅通見之。〔案〕茅通。歐陽詢藝文類聚作萊通。矍然驚駭。卽再拜賀曰。此謂日角偃月。相之極貴。臣所未嘗見也。太史卜之。兆得壽房。又筮之。得坤之比。順帝陽嘉元年。立爲皇后。是時自冬至春不雨。立后之日。嘉澍沾渥。

竇貴人

竇章女。年十二。能屬文。以才貌選掖庭。有寵。與梁皇后並爲貴人。早卒。帝追思之。詔史官樹碑頌德。帝自爲之詞。〔案〕范書竇章傳及太平御覽帝並作章。

孝崇愷皇后

申貴人生孝穆皇。〔案〕孝穆皇即章帝子河間孝王開也。開生蠡吾侯異。異生趙夫人生孝崇皇。愷夫人
生桓帝。帝即立。追諡趙夫人爲穆皇后。愷夫人爲博園貴人。和平元年。桓帝詔曰。博園愷貴人。履高明之
懿德。資淑美之嘉會。與天合靈。篤生朕躬。欲報之德。詩所感歎。今以貴人爲孝崇皇后。

孝桓鄧皇后

孝桓帝鄧后字猛。〔案〕范書后紀后諱猛女。父香。早死。母宣。改嫁爲掖庭民梁紀妻。紀者。襄成縣君孫壽之舅也。壽引
進。令入掖庭。得寵爲貴人。故冒姓爲梁氏。

東觀漢記卷七

列傳二宗

齊武王續

續字伯升。〔案〕續光武兄。攷范書本傳及太平御覽各書俱稱伯升當是以字行。伯升進園苑。莽素震其名。大懼。使畫伯升像于墀。旦起射

之。平陵後部攻新野不下。宰潘臨登城言曰。得司徒劉公一言。願先下。及伯升軍至。卽開門降。伯升作攻

城鬪車。上曰。地車不可用。誰當獨居此上者。伯升曰。此兵法也。上曰。兵法但有所圖。畫者實不可用。伯升

遂作之。後有司馬犯軍令當斬。坐鬪車上。更始遂共謀誅伯升。〔案〕此上有闕文。攷范書本傳。伯升拔宛

始君臣不自安。遂共謀誅伯升。乃大會諸將以成其計。更始取伯升寶劍視之。繡衣御史申屠建隨獻玉玦。更始竟不能

發。伯升部將宗人劉稷數陷陣潰圍。勇冠三軍。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更始何爲者。

更始聞而心忌之。以稷爲抗威將軍。稷不肯拜。更始乃收稷將誅之。伯升固爭。并執伯升。卽日害之。有二

子。建武二年。立長子章爲太原王。興爲魯王。十一年。徙章爲齊王。十五年。追諡伯升爲齊武王。章少孤。光

武感伯升功業不就。撫育恩養甚篤。以其少貴。欲令親吏事。故試守平陰令。

北海靖王興

興遷宏農太守。〔案〕興續子。范書本傳。驪初封魯王。建武二十八年。徙封北海王。縣吏張申有伏罪。興收申案論。郡中震慄。時年旱。分遣文學循行屬縣。理冤獄。宥小過。應時甘雨澍降。每朝廷有異政。京師雨澤。秋稼好醜。輒驛馬下問。興其見親重如此。

北海敬王睦

北海敬王睦。〔案〕睦。興子。顯宗之在東官。尤見幸。而睦謙恭好士。名儒宿德。莫不造門。〔案〕姚之駟本作時。法網尚疏。睦好士。夙夜滋恭。通賓客千里。人民土地財賄。結歡。由是宿德明儒造門者。陸沈。永平中。法憲頗峻。睦乃謝絕賓客。放心音樂。歲終遣中大夫奉璧朝賀。召而謂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雖螻蟻。敢不以實。睦曰。吁。子危我哉。是吾幼時狂恣之行也。〔案〕范書本傳。狂恣作進趣。大夫其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使者受命而行。睦善草書。臨病。明帝驛馬令作草書尺牘十首焉。

趙孝王良

光武初起兵。良搏手大呼曰。我欲詣納言嚴將軍。叱上起去。出閣令人視之。還白方坐。啗脯。良復謹呼。上言不可。謹露。明旦欲去。前白良曰。欲竟何時詣嚴將軍所。良意下曰。我爲詐汝耳。當復何苦乎。〔案〕良光武叔父。范書本傳。良字次伯。初封廣陽王。建武五年。徙爲趙王。裔孫乾嗣位。私出國到魏郡鄴。易陽。止宿亭。令奴金盜取亭席。金與亭佐孟常爭言。以刃傷常。部吏追逐。乾藏逃。金絞殺之。懸其尸道邊樹。相國舉奏。詔書削中丘縣。

弘

弘〔案〕弘光武族諸父行史無追封之爵故著其名。字孺孫。先起義兵卒。

梁

梁〔案〕梁弘弟字季少。病筋攣卒。

城陽恭王社

城陽恭王。初名終。後改爲社。〔案〕社光武族兄伯父敞。敞曾祖節侯買。以長沙定王子。封于零道之春陵。

爲侯。敞父仁嗣侯。〔案〕李善文選注節侯生戴侯戴侯生考侯考侯即仁也以春陵地勢下溼。有山林毒氣。難以久處。于時見戶四百

七十六。上書求減邑。內徙。留子男昌守墳墓。元帝許之。初元四年。徙南陽之白水鄉。猶以春陵爲國名。仁

卒。敞謙儉好義。推父時金寶財產與昆弟。荊州刺史上其義行。拜廬江都尉。歲餘。遭旱。行縣。人持枯稻。自

言稻皆枯。吏強責租。敞應曰。太守事也。載枯稻至太守所。洒數行。以語太守。太守曰。無有。敞以枯稻示之。

太守曰。都尉事也。敞怒叱太守曰。鼠子何敢爾。刺史舉奏。莽徵到長安。免就國。敞爲嫡子終。〔案〕終即社也娶翟

宣子女習爲妻。宣使嫡子姬送女入門。二十餘日。宣弟義起兵攻莽。社以建武二年三月見光武于懷官。

〔案〕范書本傳社建武二年封城陽王。

東海恭王彊〔案〕以下光武諸子。

東海恭王彊。光武皇帝長子也。母郭氏。建武二年六月立爲皇太子。十七年十月。郭后廢爲中山太后。自郭后廢。彊不自安。因左右陳誠。願備藩輔。十九年六月。彊廢爲東海王。二十八年十月就國。王兼食東海魯國二郡二十九縣。租入倍諸王。賞賜恩寵。絕於倫比。置虎賁髦頭。宮殿設鐘簾之懸。擬于乘輿。彊性明達。恭謹。臨之國。數上書讓還東海十九縣。又因皇太子固辭。上不許。以彊章宣示。公卿大夫。甚嘉歎之。彊薨。明帝發魯相所上檄。下牀伏地。舉聲盡哀。至長樂宮白太后。因出幸津門亭發喪。追念彊雅性恭儉。不欲令厚葬。以違其意。詔中常侍杜岑。東海傅相曰。王恭遜好禮。以德自終。勅官屬遣送。務行約省。茅車瓦器。以成王志。王孫頃。王肅。性謙儉。永初中。以西羌未平。上錢二十萬。元初中。上縑萬匹。以助國費。

沛獻王輔

沛獻王輔。善京氏易。永平五年秋。京師少雨。上御雲臺。召尙席取卦具。自爲卦。以周易卦林卜之。其繇曰。蟻封穴戶。大雨將集。明日大雨。上卽以詔書問輔曰。道豈有是耶。輔上書曰。案易卦震之蹇。蟻封穴戶。大雨將集。蹇艮下坎上。艮爲山。坎爲水。山出雲爲雨。蟻穴居而知雨。將雲雨。蟻封穴。故以蟻爲興文。詔報曰。善哉。王次序之。沛王楚王來朝。就國。明帝告諸王傅相。王之子年五歲以上。皆命帶列侯綬。復送綬十九枚。爲諸子在道。欲急帶之也。王性好經書。論集經傳圖讖。作五經通論。奉藩以至沒身。遵履法度。未嘗犯禁。稱爲賢王。(案) 范書本傳。輔初封右馮翊公。進封中山王。建武二十九年。徙封沛王。

楚王英

楚王英。〔案〕范書本傳英初封楚公。建武十七年。進爲王。永平十四年。謀反。自殺。國除。奉送黃縑三十五匹。白紈五匹。入贖。楚相以聞。詔書還人贖。縑紈。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案〕范書本傳。永平八年。詔令天下。死罪。皆入縑贖。故英奉縑紈贖罪。

濟南安王康

濟南安王康。〔案〕范書本傳。康初封濟南公。建武十七年。進爲王。多殖財貨。大修宮室。起內第。奴婢至千四百人。廐馬千二百匹。私田八百頃。奢侈恣欲。游觀無節。

東平憲王蒼

東平王蒼。〔案〕范書本傳。蒼初封東平公。建武十七年。進爲王。少好經書。雅有智慧。少有孝友之質。寬仁弘雅。明帝卽位。詔曰。東平王蒼。寬博有謀。可以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其以蒼爲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是時四方無虞。蒼以天下化平。宜修禮樂。乃與公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及祖廟登歌八佾舞數。蒼以親輔政。盡心王室。每有議事。上未嘗不見從。名稱日重。蒼開東閣。延英雄。上書表薦賢士。左馮翊桓虞等。虛已禮下。與參政事。上愛重蒼。嘗問蒼曰。在家何業最樂。蒼對曰。爲善最樂。上嗟歎之。蒼與諸王朝京師。月餘還。上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諸國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歎息。詔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對曰。爲善最樂。其言甚大。副其要腹。蒼體大美鬚眉。

要帶八尺二寸。上所自作光武皇帝本紀示蒼。蒼因上世祖受命中興頌。上甚善之。以問校書郎。此與誰等。皆言類揚雄相如。前世史岑之比。章帝建初三年。賜蒼書曰。歲月驚邁。山陵浸遠。孤心慘愴。饗衛士于南宮。因過按行閱視。皇太后舊時衣物。惟王孝友之德。今以光烈皇后假髻帛巾各一衣一篋遺王。可時瞻視。以慰凱風寒泉之思。今魯國孔氏。尙有仲尼車與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聞武帝歌天馬浴赤汗。今親見其然。血從前膊上小孔中出。(案)范書本傳并遺宛馬一匹。故賜書及此。上下文闕。四年。蒼上疏願朝。上以王觸寒涉道。使中謁者賜乘輿貂裘。蒼到洛陽。使鴻臚持節郊迎。引入不在贊拜之位。升殿乃拜。上親答拜。蒼上疏曰。事過典故。諸王歸國。上特留蒼。賜以祕書列圖道術祕方。至八月。飲酎畢。大鴻臚奏遣發。乃許之。手詔賜蒼曰。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親疎。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於是車駕祖送。流涕而訣。復賜乘輿服御珍寶鞍馬錢布。以億萬計。蒼到國後。病水氣喘逆。上遣太醫丞相視之。小黃門侍疾。置驛馬傳起居。以千里爲程。(案)范書本傳。薨于建初八年。蒼葬。上詔有司加贈。鑾輅乘馬。龍旂九旒。虎賁百人。上幸東平。祭東平王墓。云。思其人。到其鄉。其處在其人亡。

阜陵質王延

阜陵質王延。(案)范書本傳。延初封淮陽公。進爲王。永平中。徙封阜陵王。在國驕泰淫佚。

廣陵思王荆

廣陵王荆。〔案〕范書本傳。荆初封山陽公。自殺。〔案〕范書明帝紀及本傳。此永平十年進爲王。永平初。徙封廣陵王。自殺。〔案〕范書明帝紀及本傳。此永平十年事。時有司以荆悖逆。詛請誅故也。

中山簡王焉

焉。〔案〕范書本傳。焉初封左馮翊公。進爲王。建武三十年。徙封中山王。以郭太后少子。獨留京師。

瑯邪孝王京

瑯邪孝王京。〔案〕范書本傳。京初封瑯邪公。建武十七年。進爲王。就國都。雅好宮室。窮極技巧。壁帶珠玉。〔案〕虞世南北堂書鈔作殿館壁帶。飾以金

銀。光烈皇后崩。明帝悉以太后所遺金寶賜京。

彭城靖王恭。〔案〕以下孝明帝諸子。

永平九年。恭未有國邑。賜號靈壽王。〔案〕范書本傳。恭初封鉅鹿王。後累徙江陵。六安。章帝崩。遣詔徙封彭城王。恭子男丁。前妻物故。〔案〕范

李賢注。無妻字。子酺。侮慢丁小妻。恭怒。閉酺馬廐。酺亡。夜詣彭城縣。欲上書。恭遣從官蒼頭曉令歸。數責之。乃自

殺。元初五年。封恭少子丙爲都鄉侯。國爲安鄉侯。丁爲魯陽鄉侯。本初元年。封恭孫據。下亭侯。光昭陽亭

侯。固公梁亭侯。興蒲亭侯。延昌城亭侯。祀梁父亭侯。堅西安亭侯。代林亭侯。

樂成靖王黨

樂成靖王黨。〔案〕范書本傳。黨初賜號重。善史書。喜正文字。

樂成王萇。〔案〕范書黨傳。黨傳國至其孫而絕。安帝永寧元年。以濟北惠王子萇紹封。

安帝詔曰樂成王居諒闇衰服在身彈碁爲戲不肯謁陵

下邳惠王衍

和帝賜彭城靖王詔曰皇帝問彭城王始夏無恙蓋聞堯舜九族萬國協和書典之所美也下邳王(案) 范書

本傳永平十五年封被病沈滯之疾昏亂不明家用不寧姬妾嫡庶諸子分爭紛紛至今前太子卬頑凶失道陷于

大辟是後諸子更相誣告迄今嫡嗣未知所定朕甚傷之惟王與下邳王恩義至親正此國嗣非王而誰

禮重嫡庶之序春秋之義大居正孔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貴仁者所好惡得其中也太子國之儲

嗣可不慎與王其差次下邳諸子可爲太子者上名將及景風拜授印綬焉(案) 范書本傳衍病荒忽而太子卬有罪廢諸姬爭欲立

子爲嗣連上書相告言和帝憐之使彭城靖王恭至下邳爲正其嫡庶故有是詔後遂立子成爲太子

孝德皇(案) 孝德皇即章帝子清河孝王慶也初爲皇太子爲竇皇后所譖而廢和帝即位待慶極渥後慶長子祐入嗣大統是爲安帝安帝建光元年追尊爲孝德皇

永元四年上移幸北宮章德殿講白虎觀慶得人省宿止

平原懷王勝(案) 勝和帝長子

平原王葬(案) 范書本傳勝少有痼疾延平元年封立八年薨葬于京師鄧太后悲傷命史官述其行迹爲作傳誅藏于王府

東觀漢記卷八

列傳二〔案〕本書列傳自外戚宗室外一以時代先後編之略依官秩崇卑爲次而隱逸方技殿焉

鄧禹

鄧禹字仲華南陽人也年十三能誦詩受業長安時光武亦遊學京師禹雖幼而見上知非常人遂相親附更始既至雒陽乃以上爲大司馬使安集河北禹聞之自南陽發北徑渡河追至鄴謁上見之甚歡謂曰我得拜除長吏生遠來寧欲仕耶禹曰不願也乃進說曰更始雖都關西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往往羣聚更始既未有所挫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崛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明公雖建蕃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于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上大悅因令左右號禹曰鄧將軍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上至廣阿〔案〕是時光武因擊王郎至此止城門樓上披輿地圖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我乃始得一處卿言天下不足定何也〔案〕此下有闕文攷范書本傳禹對曰方今天下殺亂人禹破邯鄲誅王郎有智謀諸將鮮及拜前將軍禹爲大司徒〔案〕范書本傳赤眉西入關乃拜禹爲前將軍討制曰前將軍鄧禹深執忠孝與朕謀謨帷幄孔子曰自吾有回也門人益親可封禹爲鄴侯赤眉入長安禹乘

勝獨克。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以迎。降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上以禹不時進。敕曰。司徒堯也。赤眉桀也。今長安饑民。孰不延望。馮愔反。禹征之。爲愔所敗。威稍損。又乏食。赤眉還入長安。禹與戰。敗走至高陵。軍士饑餓。皆食棗菜。(案)棗菜一作棗葉。或作藻菜。上乃徵禹還。敕曰。赤眉無穀。自當來降。吾折極笞之。非諸將憂也。禹與赤眉戰。赤眉陽敗。棄輜重走。皆載赤豆覆其上。兵士饑。爭取之。赤眉引還。擊之。軍潰亂。時百姓饑。人相食。黃金一斤。易豆五升。道路斷閉。委輸不至。軍士悉以果實爲糧。吏士散已盡。禹獨與二十四騎詣雒陽。(案)范書本傳。建武二年。更封禹爲梁侯。至是。上大司徒。梁侯印綬。詔歸侯印綬。數月。拜右將軍。十三年。定封爲高密侯。罷三公。右將軍官罷。以列侯就第。位特進。奉朝請。篤于經書。教學子孫。

鄧訓

鄧訓。字平叔。(案)訓。禹第六子。謙恕下士。無貴賤。見之如舊。朋友子往來門內。視之如子。有過加鞭朴之教。太醫皮巡從獵。上林還。暮宿殿門下。寒疝病發。時訓直事。聞巡聲。起往問之。巡曰。冀得火以熨背。訓身至。太宮門。爲求火不得。乃以口噓其背。復呼同廬郎共更噓。至朝遂愈。永平中。治滹沱石臼河。從都慮至羊腸倉。欲令通漕。太原吏民苦轉運。所經三百八十九隘。前後沒溺死者不可勝算。建初三年。拜訓謁者。監領其事。更用驢輦。歲省億萬計。活徒士數千人。訓將黎陽營兵屯漁陽。爲幽部所歸。遷護烏桓校尉。黎陽營故吏皆戀慕訓。故吏最貧羸者。舉國念訓常所服藥。北州少乏。又知訓好以青泥封書。從黎陽步推鹿車于

洛陽市藥。還過趙國易陽。并載青泥一襖。至上谷遺訓。其得人心如是。吏士嘗大病瘡。轉易至數千人。訓身爲煮湯藥。咸得平愈。其無妻者爲適配偶。坐私與梁扈通書免歸。燕人思慕。爲之作歌。拜張掖太守。以身率下。河西改俗。鄰郡則之。爲護羌校尉。諸羌皆喜。發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掩擊。迷唐于雁谷。〔案〕范書本傳。雁作寫。迷唐乃去。旣復欲歸故地。乃發湟中六千人。令長史任尙將之。縫革爲船。置箠上。渡河掩擊。多所斬獲。羌俗恥病死。臨困輒自刺。訓令拘持束縛。不與兵刃。醫藥療之多愈。小大莫不感悅。訓卒。吏人羌胡愛惜。旦夕臨者日數千人。或以刀自割。又刺殺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且俱死耳。前烏桓吏士皆奔走道路。至空城郭。家家爲立祠。每有疾病。輒禱請之求福也。

鄧鴻

永平六年。鄧鴻〔案〕鴻禹少子。行車騎將軍。位在九卿上。絕坐。

鄧陟

鄧陟〔案〕陟訓之子。范書作隲。字昭伯。三遷虎賁中郎將。以延平九年拜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儀同三司始自陟也。陟兄弟常居禁中。陟謙退不欲久在內。連求還第。太后乃許。殤帝崩。惟安帝宜承大統。陟定策禁中。封陟爲上蔡侯。增封三千戶。讓不獲。遂逃避。使者間關上疏自陳。

鄧悝

鄧悝〔案〕悝訓第三子字叔昭。安帝卽位，拜悝城門校尉。自延平之初，以國新遭大憂，故悝兄弟率常在中，供養兩宮。比上疏自陳，恐闕糞朽，幸得遭值明盛，兄弟充列顯位，並侍帷幄，豫聞政事，無拾遺一言之助，以補萬分。而久在禁省，日月益長，罪是日深，惟陛下哀憐。

鄧弘

鄧弘〔案〕弘訓第四子字叔紀，和熹后兄也。天資善學，年十五，治歐陽尙書，師事劉述，常在師門，布衣徒行，講誦孜孜不輟。奴醉擊長壽亭長，亭長將詣第白之，弘卽見亭長，賞錢五千，勵之曰：「直健當然。」異日，奴復與宮中衛士忿爭，衛士箠奴，弘聞又與五千，弘收恤，故舊無所失。父所厚同郡郎中王臨，年老貧乏，弘常居業給足，乞與衣裘輿馬，施之終竟。弘薨，有司復請加諡，曰：「昭成侯。」發五校輕車騎士，爲陳至葬所，所施皆如霍光故事。皇太后但令門生輓送。

鄧閻

鄧閻〔案〕閻訓第五子字季昭，遷黃門侍郎。于時國家每有災異水旱，閻側身暴露，憂懼顛頓，形于顏色。公卿以

下咸高尚焉。漢興以來，爲外戚儀表。鄧太后報閻曰：「長歸冥冥，往而不反。」〔案〕范書鄧陟傳：閻以元初五年卒。閻出則陪乘，入侍左右，忠言善謀，先納聖善匡輔之言。〔案〕此八字，晏殊類要作：皆先聖法象臣輔之言。朝夕獻納，雖內得于上，身在親近，不

敢自恃，兢兢之心，彌以篤固也。鄧訓五子女爲貴人，立爲皇后。鄧氏自中興後，累世寵貴，凡侯者二十九。

人。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餘侍中大夫郎謁者。不可勝數。東京莫與爲比。

鄧豹

鄧豹。〔案〕豹字伯洋。遷大匠。工無虛張之繕。徒無饑寒之色。

鄧遵

鄧遵。〔案〕遵元初中爲度遼將軍。討擊羌虜。斬首八百餘級。得鎧弩刀矛戰楯七首。二三千枚。破匈奴。得釜鑊二三千枚。得七首三千枚。詔賜馭犀劍。遵破諸羌。詔賜遵金剛鮮卑緝帶一具。虎賁繫囊一。金錯刀五十。辟把刀。墨再屈環橫刀。金錯屈尺八佩刀各一。金蚩尤辟兵鉤一。

吳漢

吳漢。字子顏。南陽人也。更始立。使使者韓鴻徇河北。或謂鴻曰。吳子顏。奇士也。可與計事。鴻召見漢。甚悅之。漢爲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語自達。鄧禹及諸將。多相薦舉。再三召見。其後勤勤不離公門。上亦以其南陽人。漸親之。上旣破邯鄲。誅王郎。召鄧禹宿夜語曰。欲北伐幽州。突騎諸將。誰可使者。禹曰。吳漢可。漢與鄧宏俱客蘇弘。弘稱道之。禹數與語。其人勇鷲有智謀。諸將鮮能及者。上于是以漢爲大將軍。漢遂斬幽州牧苗曾。上以禹爲知人。漢性忠厚。篤于事上。自初從征伐。常在左右。上未安。則側足屏息。上安。

然後退舍。兵有不利。軍營不如意。漢常獨繕繫弓戟。閱具兵馬。激揚吏士。上時令人視吳公何爲。還言方作攻具。上賞嗟曰。吳公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矣。封廣平侯。與蘇茂周建戰。躬被甲持戟。告令諸部將曰。

聞鼓聲。皆大呼俱進。後至者斬。遂鼓而進。賊兵大敗。討富平。獲索二賊于平原。〔案〕此建武二年事。明年春。賊率五

萬餘人。夜攻漢營。軍中驚亂。堅臥不動。公孫述大司馬田戎將兵下江關。至南郡。據浮橋。千江上。漢鋸絕

橫橋。大破之。漢伐蜀。分營于水南水北。〔案〕姚之翽本作漢使副將武威將軍劉禹將萬餘人屯于江南。北營戰不利。乃銜枚引兵往合

水南營。大破公孫述。漢戰敗。墮水。緣馬尾得出。〔案〕范書公孫述傳。述散金帛募敢死士。使延岑僞挑。漢戰。潛遣奇兵襲擊。破漢。漢戰敗。在是時。而上下文闕。漢

平成都。乃乘桴沿江下巴郡。楊偉徐容等惶恐解散。漢當出師。朝受詔。夕卽引道。初無辦嚴之日。故能常

任職。以功名終。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以分與昆

弟外家。漢爵位奉賜最尊重。然但修里宅。不起第。夫人先死。薄葬小墳。不作祠堂。恭儉如此。漢疾篤。車駕

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識。知惟願慎無赦而已。及薨。有司奏議。以武爲諡。詔特賜諡曰忠侯。無後。國

除。〔案〕范書本傳。漢。子成嗣。至孫旦。無子。國除。建初中。徙封旦弟。弟陽侯。町爲平春侯。奉漢後。町卒。子勝嗣。與此異。

賈復

賈復。字君文。〔案〕范書本傳。復。南陽冠軍軍人。治尙書。事舞陰李生。李生奇之。謂門人曰。賈生容貌志意如是。而勤于學。此將相之器。復爲縣椽。迎鹽河東。會盜賊起。等輩欺沒其鹽。復獨完致縣中。時上置兩府官屬。〔案〕此元武在河北時事。

復與段孝共坐。孝謂復曰：卿將軍督我大司馬督，不得共坐。復曰：俱劉公吏，有何尊卑？官屬以復不遜，上調官屬補長吏，共白欲以復爲鄣尉。上署報不許。復以偏將軍東從上攻邯鄲，擊青犢于射犬。大戰至日中，賊陣堅不卻。上傳召復曰：吏士饑，可且朝食。復曰：先破之，然後食耳。于是被羽先登，所向皆靡。諸將皆服其勇。復北與五校戰于真定，大破之。復傷創甚，上驚，復病尋愈。追及上，上見大喜，詣雒陽拜左將軍，南擊赤眉于新城，轉西入關，擊盆子于澠池，破之。吳漢擊蜀未破，上書請復自助。上不遣。上以復敢深入，希令遠往而壯其勇節，常自從之。故復少方面之勳，諸將每論功，復未曾有言。上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復闔門養威重，受易經，知大義，帝深然之。遂罷左右將軍，復以侯就第。（案）范書本傳初封冠軍侯，建武十三年定封膠東侯。 加位特進。

賈宗

賈宗（案）宗復少子，字武孺，爲朔方太守。匈奴嘗犯塞，得生口，問太守爲誰，曰：賈武孺。曰：寧賈將軍子耶？曰：是。皆放遣還，後更不入塞。宗性方正，爲長水校尉，奉職愛士，及在朝廷，數言便宜，深見親異，賞賜殊厚。上美宗既有武節，又兼經術，每宴會，令與當世大儒司徒丁鴻問難經傳。

耿況

太史官曰：耿況彭寵，俱遭際會，順時乘風，列爲藩輔，忠孝之策，千載一遇也。（案）范書耿弇傳：父況，字俠游，封牟平侯，今其傳全闕，此

畫傳後
之事

耿弇

耿弇字伯昭扶風人更始使侍御史黃黨卽封世祖爲蕭王上在邯鄲宮晝臥溫明殿弇入告牀下請問曰今更始失政天下可馳檄而定使者來欲罷兵不可聽也兵一罷不可復會也上曰國家已都長安天下大定何用兵爲弇曰青徐大賊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輩輩皆數十萬衆東至海所向無前聖公不能辦也敗必不久上起坐曰卿失言我繫卿弇曰大王哀厚弇如父子故披赤心爲大王陳事上曰我戲卿耳何以言之弇曰百姓患苦王莽苛刻日久聞劉氏復興莫不欣喜望風從化如去虎口就慈母倒戟橫矢不足以明喻公首事南破昆陽敗百萬師今復定河北以義征伐表善懲惡躬自克薄以待士民發號嚮應望風而止天下至重公可自取無令他姓得之上曰卿若東得無爲人道之弇曰此重事不敢爲人道也上以弇爲建威大將軍〔案〕范書本傳此在建武元年二年封好時候張步都臨淄合萬餘人守臨淄以後文攷之范書爲合使弟玄武將軍藍將兵守西安去臨淄四十里弇以軍營臨淄西安之間視西安城小而堅藍兵又精未易攻也臨淄諸郡太守相與雜居人不專一其聲雖大而虛易攻弇內欲攻之告命軍中治攻具後五日攻西安復縱生口令歸藍聞之晨夜守城至期日夜半令軍皆食會明〔案〕此下疑有闕文求乞攻西安臨淄不能救也弇曰然吾故揚言欲攻西安今方自憂治城具而吾攻臨淄一日必拔何救之有吾得臨淄卽西安

孤必復亡矣。所謂一舉而兩得者也。且西安城堅，精兵二萬人，攻之未可卒下。卒必多死傷，正使其城張藍引兵突臨淄，更彊勒兵憑城，觀人虛實。吾深入重地，後無轉輸，旬日之間，不戰而困。諸君不見是爾，遂擊臨淄，至日中破之。張藍聞臨淄破，果將其衆亡。張步直攻弇營，與劉歆等會戰。弇升王宮環臺望之，弇與步戰，飛矢中弇股，以佩刀摧之。左右無知者，時上在魯，聞弇爲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虜兵盛，可且閉營休事，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乃出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後數日，車駕至臨淄，自勞軍也。弇凡平陽城、琅邪、高密、膠東、東萊、北海、齊、千乘、濟南、平原、泰山、臨淄等郡，復追張步，步奔平壽，乃肉袒負斧鑕于軍門，而弇勒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以郡人詣旗下，衆尙十餘萬，輜重七千餘兩，皆罷遣歸鄉里。弇少好學，習父業。〔案〕范書本傳：弇父況以明經爲郎，嘗見都尉試騎士，建旗鼓，肄馳射，由是好將帥之事。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

耿國

耿國。〔案〕國弇弟。字叔憲。〔案〕范書本傳：憲作慮。爲大司農，曉邊事，能論議，數上便宜事。天子器之。

耿秉

耿秉。〔案〕秉國子。字伯初，爲征西將軍，鎮撫單于，以下擊匈奴，封美陽侯。性勇壯而簡易于事，軍行常自被甲。在前，休止不結營部，然遠斥候，明要誓，有警，軍陣立成。士卒皆樂爲死。秉薨，賜朱棺玉衣，南單于舉國發

喪勢而流血。

耿恭

耿恭〔案〕恭國弟廣之子字伯宗。時始置西域都護。戊己校尉。恭至。卽移檄烏孫。示漢威德。昆彌以下皆歡喜。遣使獻名馬。願遣子入侍。匈奴破殺後王安得。攻金蒲城。恭以毒藥傅矢。傳語匈奴曰。漢家神箭。其中創者必有異。因發強弩射之。虜中矢者。視創皆沸。竝大驚。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恭以疏勒城傍有水。徙居之。匈奴來攻。絕其澗水。吏笮馬糞汁飲之。城中穿井十五丈。無水。恭曰。聞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而飛泉出。今漢德神靈。豈有窮乎。乃正衣冠。向井再拜。爲吏士請禱。有頃。井泉湧出。吏士驚喜。皆稱萬歲。恭旣得水。親自輓籠。于是令士皆勿飲。先和泥塗城。並揚示之。救兵不至。車師復叛。與匈奴共攻恭。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衆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擊車師。大破之。車師太子比特訾降。恭坐將兵不憂軍事。肆心縱欲。飛鷹走狗。遊戲道上。虜至不敢出。得詔書。怨懟。徵下獄。〔案〕范書本傳。恭是時爲長水校尉。副馬防征西羌。忤防。謁者李譚奏恭以罪。耿氏自中興以後。迄建安之末。大將軍二人。九卿十三人。尙公主三人。列侯十九人。中郎將護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數十人。遂與漢盛衰。

東觀漢記卷九

列傳四

寇恂

寇恂〔案〕范書本傳恂字子翼

任郡爲功曹太守耿況甚器重之更始時大司馬朱鮪在雒上欲南定河

上谷昌平人封雍奴侯

內難其守問鄧禹曰諸將誰可使守河內者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民御衆之才河內富實南迫雒陽

非寇恂莫可使也上乃用之以恂爲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恂移書屬縣講兵肄射伐淇園之竹治矢百

餘萬上傳聞朱鮪破河內有頃恂檄至

〔案〕范書本傳時光武北征燕代朱鮪聞河內孤使蘇茂賈彊攻溫恂大破之

上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

任也諸將軍賀因上尊號恂同門生董孛說恂曰上新卽位四方未定而君以此時據大郡此讒人所側

目怨禍之府也宜思功遂身退之計恂然其言因病不視事建武二年爲潁川太守便道之官郡大生旅

豆收得一萬餘斛以給諸營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恂捕得乃戮之于市復以爲恥過潁川謂左

右曰吾今見恂必手劒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曰昔蘭相如屈于廉頗者爲國也乃敕屬縣盛供具一

人皆兼二人之饌恂乃出迎于道稱疾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以狀聞上乃徵恂恂

至乃見時復先在座欲起相避上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恂在潁川郡中政理賊不入境徵入爲金

吾。潁川盜賊羣起。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上乃留恂。隗囂死。其將高峻擁兵據高平。上入關將自征之。恂時從上議道使降之。上乃謂恂曰。卿前止吾此舉。今爲吾行也。若峻不卽降。引耿弇等諸營擊之。恂奉璽書至高平。峻遣軍師皇甫文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文。諸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卒多強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則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卽日開城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戮其使而降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計事者也。今來不屈。無心降耳。諸將曰。非所及也。

岑彭

岑彭。〔案〕范書本傳。彭字君然。南陽棘陽人。封舞陰侯。亡歸宛。與貳師嚴尤共城守。〔案〕范書本傳。王莽時守本縣。長漢兵起。攻守漢兵攻之。數月糧盡。與說舉城降。光武使吳漢收謝躬。令彭助漢爲方略。拜爲刺姦大將軍。督察衆營。此以前隊。貳嚴說爲貳師。嚴尤疑誤。授以所持節。從平河北。彭伐樹木開道。直出黎丘。〔案〕范書本傳。此彭擊秦豐時事。上下文闕。彭以將伐蜀漢。而津鄉當荆揚之咽喉。乃自引兵還屯津鄉。因喻告諸蠻夷。諸蠻夷相率遣使貢獻。于是江南之珍奇食物。始流通焉。彭圍隗囂于西城。以縑囊盛土爲隄。灌西城谷水。從地中數丈涌出。故城不拔。囂尾擊諸營。彭師殿。東入弘農界。百姓持酒肉迎軍。曰。蒙將軍爲後拒。全子弟得生還也。彭發桂陽零陵長沙委輸。擢卒凡六萬人。騎五千匹。皆會荆門。〔案〕范書本傳。此彭攻荆門浮橋事。詔彭守益州牧。所下郡輒行太守事。彭若出界。卽以太守號付後將。

軍選官屬守州中長吏。〔案〕范書本傳。此彭軍入蜀時事。

岑起

岑起。〔案〕起彭曾孫。范元初中坐事免。〔案〕范書彭傳。彭封舞陰侯。子遵嗣。徒封細陽侯。至杞。以元初三年坐事失國。

馮異

馮異字公孫。潁川人。異薦邑子銚期。叔壽。殷建左隆等。光武皆以為掾史。〔案〕范書本傳。齊武王以譖愬

遇害。上與衆會。飲食笑語如平常。異侍從親近。見上獨居。不御酒肉。枕席有泣涕處。異獨入叩頭。寬解上

意。因閒進說曰。天下同苦王氏。思漢久矣。更始諸將縱橫暴虐。所至擄掠。百姓失望。今專命方面。施行恩

德。夫有桀紂之亂。乃見湯武之功。民人饑渴。易為充飽。宜急分遣屬官。徇行郡縣。理冤結。布惠澤。上納之。

王郎起兵。上自薊東南馳。晨夜草舍。夜至饒陽蕪蕪亭。時天寒烈。衆皆饑疲。異上豆粥。明旦。上謂諸將曰。

昨日得公孫豆粥。饑寒俱解。及至南宮。聞王郎軍將至。異進一笥麥飯。兔肩。因渡滹沱河。至信都。更始遣

舞陰王李軼。廩丘王田立。大司馬朱鮪。白虎公陳儵。將兵三十萬。共守雒陽。上以異為孟津將軍。屯河上。

上報異曰。軼多詐。不信人。不能得其要領。今移其書。令朱鮪知之。〔案〕范書本傳。是時異與李軼通書。軼

怒。遂使人刺殺軼。異擊走朱鮪。追至雒陽城門。環城一匝。乃還。上聞之大喜。諸將皆賀。並上奏勸。上立曰。

帝王不可以久曠。上乃召異。〔案〕范書本傳。建武元年。諸將勸光武。異曰。更始敗亡。天下無主。〔案〕此語

意未完。當

有闕上曰我夢乘龍上天〔案〕太平御覽作我覺寤心中動悸異因下席再拜賀曰此天命發于精神心

中動悸大王重慎之性也異遂與諸將定議上尊號建武中征賊還過陽翟詔異上冢別下潁川太守都

尉及三百里內長吏皆會使太中大夫致牛酒宗族會郡縣給費遣討赤眉車駕送至河南賜以乘輿七

尺玉具劍敕曰念自修整無爲郡縣所笑異頓首受命西行布威信黽池霍郎陝王長湖濁惠華陰陽沈

等稱將軍者皆降與赤眉遇于華陰相距六十餘日降其將劉始王重等拜爲征西大將軍與赤眉相距

上命諸將士屯黽池爲赤眉所乘反走上回谿阪異復合兵追擊大破之殺底璽書勞異曰垂翅回谿奮

翼黽池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人有上章言異威權至重專治關中百姓歸心使者宋嵩西上因以章示異

〔案〕范書本傳此建武五年事上引見異誦于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爲我披荆棘定關中者也賜異

璽書曰聞吏士精銳水火不避購賞之賜必不使將軍負丹青失斷金〔案〕范書本傳建武九年令異行

故有是詔異敕吏士非交戰受敵常行諸營之後相逢引車避之由是無爭道變鬪者異爲人謙退每止頓諸

將共論功伐異常屏止樹下軍中號大樹將軍

馮彰

永平五年徙封彰爲平鄉侯〔案〕彰異長子范書異傳異封陽夏侯子彰嗣至是徙封食鬱林潭中彰子普坐鬪殺游徼會赦國除

〔案〕范書異傳安帝永初六年復紹封普子晨爲平鄉侯

朱祐

朱祐字仲先

〔案〕范書本傳祐南陽宛人

少孤歸外家復陽劉氏上以祐爲護軍

〔案〕范書本傳此光武常舍止于中爲大司馬討河北時事

祐侍燕從容曰長安兵亂公有日角之相從以觀上風采上曰召刺姦收護軍祐由是不復言以祐爲建

義將軍攻朱鮪

〔案〕此光武初卽位時事

祐斬張成延岑敗走收得所盜茂陵武帝廟衣印綬

〔案〕此建武三年事張成秦豐將也封祐

爲鬲侯邑七千三百戶祐自陳功薄而國大願受南陽五百戶足矣上不許上在長安時常與祐共車而

出與共買蜜合藥後追念之乃賜祐白蜜一石問何如在長安時共買蜜乎又過祐宅祐嘗留上須講竟

乃談話及登位車駕幸祐第上謂祐曰主人得無去我講乎祐曰不敢

祭遵

上過潁陽祭遵

〔案〕范書本傳字弟孫潁陽人封潁陽侯

以縣吏數進見上愛其容儀署爲門下吏從征河北爲軍市令上舍

中兒犯法遵格殺之上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行也上乃

貸之以爲刺姦將軍語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尙殺之必不私諸卿也爲征虜將軍將兵北入

箕關與弘農厭新柏華蠻中賊合戰弩矢入口洞出舉袖掩口血流袖中衆見遵傷卻退遵呵吏士吏士

進戰皆一人擊十大破之遵遣護軍王忠皆持刀斧伐樹開道至略陽襲隗囂隗囂破上從長安東歸過

汧幸遵營勞之士衆作黃門武樂至夜御燈火時遵有疾詔賜重茵覆以御蓋公孫述遣兵救隗囂吳漢

耿弇等悉奔還。遵獨留屯汧。詔書曰：將軍連年拒難，衆兵卽卻，復獨按部，功勞爛然，兵退無宿戒，糧食不豫具。今乃調度，恐力不堪。國家知將軍不易，亦不遺力。今送縑千匹，以賜吏士。遵奉公賞賜，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布衣韋袴，臥布被終身。夫人裳不加綵，士以此重之。遵病薨，喪至河南縣，詔遣百官皆至喪所。上車駕素服往弔，望城門舉音，遂哭而慟，還幸城門，閱過喪車，瞻望涕泣。上親臨祠以太牢，儀如孝宣帝臨霍將軍故事。時下宣帝臨霍將軍儀，令公卿讀視以爲故事。博士范升上疏曰：遵爲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娛樂，必雅歌投壺，又建爲孔子立後，奏置五經大夫。雖在軍旅，不忘王室，可謂守死善道者也。乃贈將軍給侯印綬，上遣校尉發騎士四百人，被玄甲兜鍪，兵車軍陣送遵葬。遵廉潔奉公，死後每至朝會，上數嗟歎曰：安得憂國奉公之臣如祭征虜者乎！衛尉銚期見上感慟，對曰：陛下至仁，哀念祭遵不已，羣臣各懷慚懼也。遵無子，國除。

祭彤

祭彤，〔案〕彤字次孫，膂力過人，力貫三百斤弓，爲襄賁令。是時盜賊尙未悉平，而襄賁清靜，詔書增秩一等，賜縑百匹，策書勉勵。拜遼東太守。至則厲兵馬，遠斥候，虜每犯塞，常爲士卒先鋒，數破之。彤之威聲揚于北方，諸夷皆來內附，野無風塵。乃悉罷緣邊屯兵，鮮卑奉馬一匹，貂裘二領。彤素清約，爲遼東太守三十年，衣無副儲，顯宗嘉其功，賜錢百萬，及衣冠刀劍。下至杯案食物，大小重疊，入爲太僕。從至魯，過孔子

講堂上指子路曰。此太僕室也。太僕吾之禦侮。及彤卒。烏桓鮮卑。追思無已。每朝京師。過彤冢。拜謁。仰天號泣。乃去。

祭參

鮮卑千餘騎。攻肥如城。殺略吏人。祭參〔案〕參。形子。坐沮敗。下獄誅。

景丹

王莽時。舉有德行。能言語。通政事。明文學之士。景丹〔案〕范書本傳。丹字孫卿。馮翊櫟陽人。因以言語爲固德侯相。丹率衆

至廣阿。上聞外有大兵。自來登城。勒兵在西門樓上。〔案〕太平御覽作出至城外。兵所下馬坐。窺旃毳上。問何等兵。丹等對曰。上

谷漁陽。上曰。爲誰來乎。對曰。爲劉公。卽請丹入。上設酒肉。人人勞勉。恩意甚備。建武二年。定封丹櫟陽侯。

上謂丹曰。今關東故王國。雖數縣。不過櫟陽萬戶邑。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故以封卿耳。丹從上至

懷。病瘡。在上前。瘡發寒慄。上笑曰。聞壯士不瘡。今漢大將軍反病瘡耶。使小黃門扶起。賜醫藥。還歸雒陽。

病遂加。拜弘農太守。上以其舊將。欲令強起領郡事。乃夜召入。謂曰。弘農逼近京師。知將軍病。但得將軍

威重。臥以鎮之足矣。

蓋延

蓋延。字巨卿。漁陽要陽人。身長八尺。彎弓三百斤。以氣勢聞。爲幽州從事。光武以延爲虎牙將軍。圍劉永

于睢陽。夜梯其城入。永驚懼。走出魚門。延追擊。大破之。斬其魯郡太守梁丘壽沛。郡太守陳修。永軍反走。溺水者半。後與戰。連破之。遂平沛。楚臨淮悉降。延令沛修高祖廟。置嗇夫祝宰樂人。因齋戒祝高廟。延上疏辭曰。臣幸得受干戈。誅逆虜。奉職未稱。久留天誅。常恐污辱名號。不及等倫。天下平定以後。曾無尺寸可數。不能預竹帛之編。明詔深閔。儆戒備具。每事奉循。詔命必不敢爲國之憂也。〔案〕范書本傳。帝以延是奏。有龐萌攻延。延與戰。破之。詔書勞延曰。龐萌一夜反畔。相去不遠。營壁不堅。殆令人齒欲相擊。而將軍有不可動之節。吾甚美之。夜聞急少能若是。永初七年。詔封延曾孫爲盧亭侯。〔案〕范書本傳。延封安

國除。至是復紹封。

銚期

銚期。字次況。〔案〕范書本傳。期。潁川郡人。封安成侯。爲光武賊曹掾。從平河北。上至薊。薊中應王郎。上驚去。吏民遮道不得行。期瞑目道左右。大呼曰。蹕。大衆披辟。鄧禹發房子兵二千人。以期爲偏將軍。別攻眞定。宋子餘賊。援樂陽。橐肥。曩者。從擊王郎。將兒宏。劉奉于鉅鹿下。期先登陷陣。手殺五十餘人。創中額。攝幘復戰。遂大破之。後勸上卽位。上笑曰。卿欲遂蹕耶。期疾病。使者存問。加賜醫藥甚厚。其母問期當封何子。期言受國家恩深。常慙負。如死不知。當何以報國。何宜封子也。上甚憐之。

東觀漢記卷十

列傳五

耿純

耿純字伯山鉅鹿人于邯鄲見上遂自結納獻馬及縑帛數百匹王郎舉尊號欲收純純持節與從吏夜遁出城駐節道中詔取行者車馬數十持歸宋子光武自薊東南馳純與從昆弟祈宿植共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皆衣縑襜褕絳巾奉迎詣上所在盧奴言王郎所反之狀上拜純爲前將軍封耿鄉侯〔案〕范光武即位封純高陽侯建武六年定封爲東光侯時郡國多降邯鄲純兄歸燒宗家廬舍上以問純純曰恐宗人賓客卒有不同故焚燒廬舍絕其反顧之望上大笑純請治一郡盡力自効上笑曰卿乃欲以治民自効乃拜純爲東郡太守後坐事免上過東郡數千人號呼涕泣云願復得耿君上復以純爲東郡太守

臧宮

臧宮字君翁〔案〕范書本傳宮穎川郡人封朗陵侯爲輔威將軍將兵擊諸郡至中盧屯駱越是時公孫述將田戎任滿與漢軍相距于荆門諸將戰數不利越人謀欲叛漢附蜀宮兵少不足以制也會屬縣送委輸牛車三百餘兩至宮夜使鋸斷城門限令委輸車回轉出入隆隆至明越人伺候者聞車聲不絕而門限斷以漢兵大

來。乃奉牛酒勞軍。由是遂安。以城門校尉轉左中郎將。征武陵蠻。

馬武

建武六年。馬武〔案〕范書本傳。武字子張。南陽湖陽人。封揚虛侯。與衆將上隴擊隗囂。身被兜鍪鎧甲。持戟奔擊。殺數十人。囂追兵盡還。武中矢傷。

劉隆

建武二十年。左中郎將劉隆〔案〕范書本傳。隆字元伯。南陽安衆侯。崇近族。封愼侯。爲驃騎將軍。即日行大將軍事。

馬成

馬成〔案〕范書本傳。成字君遷。南陽棘陽人。封全椒侯。爲郟令。上征河北。成羸衣步擔。渡河詣上。成善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橋。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陘。中山至鄴。皆築堡壁。起烽燧。十里一候。

王梁

光武拜王梁〔案〕范書本傳。梁字君嚴。漁陽安陽人。封阜城侯。爲大司空。以武強爲侯國。梁爲中郎將。與景丹祭遵合擊蠻中。破之。詔梁別守天中關。

陳俊

陳俊〔案〕范書本傳。俊字子昭。南陽西鄂人。封祝阿侯。初調補曲陽長。上曰。欲與君爲左右。小縣何足貪乎。俊卽拜解印綬。上以

爲安集掾。建武二年，俊攻匡城賊，下四縣，上賜俊絳衣三百領，以衣中堅同心之士。

陳浮

二十三年，詔以祝阿益濟南國，故徙浮。〔案〕浮，俊子。封斬春侯。

傅俊

傅俊。〔案〕范書本傳，俊字子衛，穎川襄城人，封昆陽侯。從上迎擊王尋等于陽關，漢兵反走，還汝水上，上以手飲水，澡盥鬚眉塵垢，謂俊曰：「今日罷倦甚，諸卿寧憊耶？」

堅鐔

堅鐔，字子皮。〔案〕范書本傳，作字子伋，穎川襄城人，封合肥侯。光武以鐔爲揚化將軍，鐔獨孤絕，南拒鄧奉，北當董訢，一年間，道路隔塞，糧饋不至，食蔬菜，與士卒共勞苦。

王霸

王霸。〔案〕范書本傳，霸字元伯，穎川潁陽人，封淮陵侯。祖父爲詔獄丞，上爲大司馬，霸爲功曹令史，從渡河北，賓客隨者數十人，稍稍引去，上謂霸曰：「潁川從我者皆逝，而子獨留，始驗疾風知勁草。」王郎起，上在薊，郎移購上，上令霸至市口募人，將以擊郎，市人皆大笑，舉手擲揄之，霸慙而去，上從邯鄲避郎兵，晨夜馳驚，傳聞軍在後，吏士惶恐，南至下曲陽，滹沱河，導吏言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渡，左右皆惶，畏爲郎所及，上令霸前瞻水，霸欲如

實還報。恐驚官屬，雖不可渡。且臨水止，尙可爲阻。卽白曰：「冰堅可渡，衆大喜。」上大笑曰：「果妄言也。」遂前。比至，冰合可渡。上令霸護渡，馬欲僵，各以囊盛沙布冰上。乃渡。渡未畢，數車而冰陷。上謂霸曰：「安吾衆能濟者，卿力也。」謂官屬曰：「王霸從我勞苦，前遇冰變，權時以安吏士，是天瑞也。爲善不賞，無以勸後。」卽日以霸爲軍正，賜爵關內侯。劉文及蘇茂臣于劉永，上遣霸討之。霸至，遂閉門堅守，勞賜吏士，作倡樂，賊衆歡呼。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動，爲上谷太守。修飛狐道至平城，堆石布土三百餘里。

任光

任光字伯卿。〔案〕范書光傳：光，南陽宛人，封阿陵侯。初爲鄉嗇夫。漢兵攻宛，軍人見光衣冠鮮明，令解衣，將斬而奪之。會光

祿勳，劉賜適至，視光容貌長者，乃救全之。光武平河北，光暮入堂陽，使騎皆炬火，天地赫然，盡赤。堂陽驚怖，卽夜降。

任隗

任隗。〔案〕隗，光子。字仲和，從羽林監遷虎賁中郎將。建武元年，始置將作大匠，自隗始。隗拜司空。永元初，外戚

秉權，朝臣畏悚，莫敢抗者。惟隗與袁安同心畢力，數犯顏諫。

李忠

李忠字仲都。〔案〕范書本傳：忠，東萊黃人。父爲高密中尉，忠發兵奉世祖爲右將軍，封武固侯。時無綬，上自解所佩綬。

以賜之上。初至，不脫衣帶。衣服垢薄，使忠解澣長襦。忠更作新袍袴，解支小單衣襪而上之。上問諸將破賊所得物，惟忠獨無所掠。上曰：「我欲賜之，諸君得無望乎？」即以所乘大驪馬及繡被衣物賜之。王郎遣將攻信都，信都大姓馬寵等開城內之，收太守宗廣及忠母妻子，皆繫獄而令親屬招呼忠。時寵弟從忠爲校尉，忠卽時召見，責數以背恩反賊，因格殺之。諸將皆驚曰：「家屬在手中，殺其弟，何猛也！」忠曰：「若縱賊不誅，則二心也。」上聞而美之，謂忠曰：「今吾兵已成也，將軍可歸救老母妻子。」忠曰：「蒙明公大恩，思得効命，誠不敢內顧宗親。」忠病濕痺，免。

李純

永平二年，坐純〔案〕純忠孫。母禮殺威弟季。〔案〕范書忠傳：忠封中水侯，卒。子威嗣。威卒，子純嗣。永平九年，坐母殺純叔父，國除。此以二年爲九年，仍脫國除二字。

邳彤

邳彤，字偉君，信都人也。〔案〕范書本傳：封靈壽侯。王莽末，分鉅鹿爲和戎郡，居下曲陽，以彤爲卒正。更始卽位，上以大司馬平河北，至曲陽，彤舉城降，爲後大將軍。信都反，爲王郎所置，信都王捕繫彤父弟及妻子，使爲手書呼彤曰：「降者封爵，不降者滅族。」彤泣報曰：「事君者不得顧家，彤親所以至今日得安于信都者，劉公之恩，公事方爭國，不得復念私也。」

劉植

光武以劉植〔案〕范書本傳植字伯先鉅鹿昌城人為驍騎將軍攻中山封昌城侯孫述坐與楚謀反國除

劉歆

劉歆字細君〔案〕歆植從兄

劉嘉

劉嘉字共仲〔案〕嘉植弟范書本傳嘉作喜建武四年以嘉為驍騎將軍攻涿郡

王常

王常〔案〕范書本傳常字顏卿其先鄆人父博成哀間轉客潁川舞陽因家焉光武于大會中指常謂羣臣曰此家率下江諸將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是日遷漢忠將軍為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席封山桑侯孫廣坐楚事國除

李通

齊武王嘗殺通〔案〕范書本傳通字次元南陽宛人封固始侯同母弟申屠臣〔案〕申屠臣本書光武紀作公孫臣上忍其怨不欲與軼相見軼數請上乃強見之軼深達通意上乃許往意不安買半甬佩刀懷之至通舍通甚歡握手得半甬乃謂上曰一何武也上曰倉卒時以備不虞耳王莽前隊大夫誅謀反者通聞事發覺被馬欲出馬駕在轅中惶遽著鞍上馬出門顧見車方自覺乃止通娶寧平公主為大司空性謙恭常避權勢謝病不視事上司空

印綬。以特進奉朝請。久之。有司請封諸皇子。上感通首創大謀。封通少子雄爲邵陵侯。每幸南陽。常遣使以太牢祠通父冢。

竇融

河西太守竇融。〔案〕范書本傳。融字遣使獻橐駝。令弟友詣闕。道絕馳還。遣司馬虞封間行通書。〔案〕范

虞封作光武詔封融曰。行河西五郡大將軍涼州牧張掖屬國都尉竇融。執志忠孝。扶微救危。仇疾反虜

隗囂。率厲五郡精兵。羌胡畢集。兵不血刃。而虜土崩瓦解。功既大矣。篤意分明。斷之不疑。吾甚嘉之。其以

安豐陽泉蓼安風凡四縣封融爲安豐侯。融光武時數辭爵位。不欲傳子。不許。因上疏曰。臣融年五十三。

有一子。年十五。質性頑鈍。臣融朝夕教導。以經藝。不得令觀天文。見讖記。誠欲令恭肅畏事。恂恂修道。不

願其有才能。何況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侯國哉。他日會見。迎詔。融曰。公欲讓職還土。今相見不宜論也。

融嗣子穆尙內黃公主。而融弟顯親侯友嗣子固尙沮陽公主。〔案〕沮陽。范書融傳作沮陽。穆長子勳尙東海公主。

〔案〕范書融傳。穆于勳尙東海。恭王彊女泚陽公主。此有脫誤。竇氏一王兩侯三公主四二千石。自祖至孫。官府廐第相望。奴婢千數。雖

親戚功臣。莫與爲比。〔案〕太平御覽作固破西羌還。是時竇氏公侯二千石。並在朝。廷門內尙三公主。賞賜恩寵。榮于當世。親戚功臣。無與爲等也。

竇固

竇固。字孟孫。〔案〕固。融少爲黃門郎。謙讓有節操。中元元年。以固爲中郎將。監羽林左騎。爲奉車都尉。與

駙馬都尉耿秉北征匈奴。遂滅西域。開通三十六國。在邊數年。羌胡親愛之。羌胡見客。炙肉未熟。人人長跪前割之。血流指間。進之于固。固輒爲啗。不穢賤之。是以愛之如父母也。破西羌還。爲衛尉。奉兩宮宿衛。而見重當世。恭謹下士。賑施宗族。甚有名稱。

竇憲

竇憲〔案〕憲融曾孫。范書本傳。憲字伯度。特宮掖聲勢。遂以賤直奪沁水公主園田。公主不敢訴。後肅宗駕出。過園。指以問

憲。憲陰喝不得對。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今貴主尙見枉奪。何況小民乎。章帝崩。竇太后臨政。憲爲大將軍。弟景執金吾。瓌將作大匠。光祿勳。大將軍置長史司馬員吏官屬。位次太傅。封武陽侯。食邑二萬戶。憲固辭封。詔曰。大將軍憲前歲出征。克滅比狄。朝加封賞。固辭不受。舅氏舊典。竝蒙爵土。其封憲冠軍侯。邑二萬戶。憲以特進見。禮依三公。竝未開封。

竇章

竇章〔案〕章融玄孫。范書本傳。章字伯向。時謂東觀爲老氏藏室。〔案〕范書本傳。太僕鄧康聞其名。請欲與交。章不肯往。康遂薦章入東觀。爲校書郎。此文前後並闕。

康遂薦章入東觀爲校書郎。此文前後並闕。

卓茂

卓茂字子康。〔案〕李善文選注。作字子容。南陽人也。爲丞相史。嘗出道中。有人認茂馬者。茂問失馬幾日。對曰。月餘矣。

茂曰。然此馬已畜數年。遂解馬與之。曰。卽非所失。幸至丞相府還我。乃步輓車去。後日。馬主自得其馬。慚愧詣府叩頭謝。歸焉。茂爲密令。河南郡爲置守令。與茂竝居。久之。吏人不歸往守令。茂視民如子。口無惡言。吏民親愛而不忍欺之。民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問之曰。亭長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屬之而受乎。將平居恩意遺之乎。民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耶。民曰。竊聞賢聖之君。使民不畏吏。吏不取民。今我畏吏。是以遺之。茂曰。凡人所以貴于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亭長素爲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今鄰里尙致餽。此乃相親。況吏民乎。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儀以相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去。不在人間耶。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從人情。今我以禮教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界。督郵言之。太守不信。目出案行。見乃服焉。光武卽位。先訪求茂。(案)太平御覽茂時年七十餘矣。詔封茂宣德侯。以茂爲太傅。賜几杖安車一乘。茂爲人恬蕩。樂道推實。不爲華貌。束身執節。行己在于清濁之間。自束髮至白首。與人未嘗有爭競。

東觀漢記卷十一

列傳六

鄧晨

鄧晨〔案〕范書本傳晨字偉卿封西華侯南陽人曾祖父隆揚州刺史祖父勳交趾刺史晨與上共載出逢使者不下車使

者怒頗加恥辱上稱江夏卒史晨更名侯家丞使者以其詐將至亭欲罪之新野宰潘叔爲請得免晨與

上起兵吏乃燒晨先祖祠堂汙池室宅焚其冢墓宗族皆怒曰家自富足何故隨婦家人湯鑊中〔案〕晨娶光武

姊元故有是語晨終無恨色上微時與晨觀讖云劉秀當爲天子或言國師公劉秀當之上曰安知非僕乎建武

三年上徵晨還京師數燕見說故舊平生爲忻樂晨從容謂帝曰僕竟辦之帝大笑晨爲陳留郡與鴻卻

陂溉郡稻常以豐熟兼流給他郡

來歙

來歙字君叔南陽人也。有大志。慷慨治左氏春秋。與劉嘉俱詣雒陽。世祖見歙。與之大歡。曰君叔獨勞苦。

解所被襜褕以衣歙。拜大中大夫。建武五年。持節送馬援奉璽書于隗囂。囂遣子恂隨入侍。時山東略定。

帝謀西收囂兵。與俱伐蜀。囂將王元說囂。故狐疑不決。歙素剛直。遂發憤責之。曰國家以公知臧否。曉廢

興故以手書暢至意。足下推忠誠。遣伯春委質。是君臣父子信也。今乃欲從佞惑之言。爲族滅之計。叛主負子。違背忠信。吉凶之決。在于今日。因欲前刺囂。囂起入部勒兵。將殺歙。歙仗節就車而去。歙與征虜將軍祭遵襲略陽。因保其城。上聞甚悅。左右怪上數破大敵。今得小城。何足以喜。然上以略陽囂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易也。囂圍歙于略陽。〔案〕范書本傳。歙襲得畧陽。囂大驚。曰。何其神也。乃悉兵數萬人圍之。上詔曰。桃花水出。船檣皆至。郁夷陳倉分部而進。上大發關東兵。自將上隴討囂。囂衆潰走。圍解。于是置酒高會。賜歙班絕席。坐在諸將之右。賜歙妻縑千匹。上使歙監諸將。因歙上疏。宜益選兵馬。儲積資糧。詔于汧積穀六萬斛。驢四百頭。負馱。隗囂破後。有五谿六種寇。見便鈔掠。退阻營塹。歙乃大治攻具。衝車度塹。遂與五谿戰。大破之。與蓋延攻公孫述將王元。破之。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歙未死。馳告蓋延。延見歙。伏悲不能仰視。歙叱曰。故呼卿。欲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泣涕乎。延收淚強起。受所誠。歙自書表。投筆抽刃而死。〔案〕范書本傳。贈征羌侯。

樊重

樊重。字君雲。南陽人。〔案〕重。光武外祖。世善農稼。好貨殖。治家產業。起廬舍。高樓連閣。陂池灌注。竹木成林。閉門

成市。家素富。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恥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縣中稱美。推爲三老。年八十餘。臨終。其素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債家聞者皆慙。爭往償之。諸子從敕。竟不肯受。世祖卽位。追封重爲壽張敬侯。

樊宏

樊宏〔案〕宏重長子字靡卿。拜光祿大夫。位特進。封長羅侯。建武十三年。從都尉封謝侯。十五年。徙封壽張侯。宏爲人謙慎。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己。豈不樂哉。宏每當朝會。迎期先到。俯伏待事。時至乃起。上聞之。敕騶臨朝。乃告。勿令豫到。宏病困。車駕臨問。其所欲言。宏頓首自陳無功。享食大國。願還壽張。食小鄉亭。上悲傷其言而不許。

樊儵

樊儵〔案〕儵宏長子字長魚。事後母。至孝。母嘗病癰。儵晝夜匍伏。不離左右。至爲吮癰。母終。上遣中黃門朝暮餐食。野王獻甘膠膏錫。每作大發。〔案〕范書儵傳作每輒擾人吏以爲饒利。儵知之。臨薨奏焉。

樊梵

樊梵〔案〕梵儵第三子字文高。爲尙書郎。每當直事。常晨駐馬待漏。雖在閒署。冠劍不解于身。每齋祠。恐失時。乃張燈俯伏。爲郎二十三歲。未嘗被奏。三署服其慎也。

樊準

樊準〔案〕準宏族曾孫字幼陵。爲別駕從事。臨職公正。不發私書。世稱冰清。準見當時學者少。憫先王道術陵遲。乃疏曰。光武皇帝受命中興之初。羣雄擾于冀州。旌旗亂于大澤。然猶投戈講學。息馬論道。孝明皇帝尤

垂情古典。游意經藝。刪定乖疑。稽合圖讖。封師太常。桓榮為關內侯。親自制作五行章句。每享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竝聽。四方欣欣。是時學者大盛。冠帶搢紳。遊辟雍。觀化者億萬計。〔案〕范書本傳。時鄧太后博求名儒。徵詣公車。俟帝講習之期。公卿各舉明經。及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續其業。太后深納其言。為御史中丞。執憲御下。舉正非法。官寮震慄。轉尚書令。明習漢家舊事。周密畏慎。

張況

張況。〔案〕范書張禹傳。禹遷涿郡太守。時年八十。不任兵馬。上疏乞身。詔許之。後詔問起居何如。子歆對曰。如故。詔曰。家人居不足贍。且以一縣自養。以況為常山關長。會赤眉攻關城。況出戰死。上甚哀之。

張歆

張歆。〔案〕歆。守臯長。有報父仇。賊自出。歆召囚詣閣。曰。欲自受其辭。既入。解械飲食之。便發遣。遂棄官亡命。〔案〕范書張禹傳。逢赦出。由是鄉里服其高義。後仕為淮陽相。時王新歸國。賓客放縱。干亂法禁。歆將令尉入宮搜捕。王白上。歆坐左遷為汲令。卒官。

張禹

張禹。〔案〕禹。歆子。范書本傳。好學。習歐陽尚書。事太常桓榮。惡衣食。永平六年。禹為廷尉府北曹吏。處事執平。為京師所稱。明帝以其明達法理。有張釋之風。超遷非次。拜廷尉。徐縣北界有蒲陽陂。水廣二十里。

徑且百里。在道西。其東有田可萬頃。禹爲開水門。通引灌溉。率吏民假與糧種。禹巡行守舍。止大樹下。食糲乾飯屑。飲水而已。後年。鄰國貧人來歸之者。茅屋草廬千餘戶。屠酤成市。墾田四千餘頃。得穀百萬餘斛。功曹吏戴閏當從行縣。從書佐假車馬什物。禹聞知。令直符責問。閏具以實對。禹以宰士惶恐首實。令自致徐獄。和帝南巡祠廟園。禹以太尉留守北宮。大官朝夕送食。賜毳毼具物。除子男盛爲郎。禹爲太傅。錄尚書事。鄧太后以殤帝初育。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舍宮中。給帷帳牀褥。大官朝夕進食。五日一歸府。每朝見。特贊與三公絕席。

郭況

郭況〔案〕范書郭后紀后眞定藁爲城門校尉。況皇后弟。貴重。賓客輻輳。而況恭儉謙遜。尊奉法度。不敢一奢。爲鴻臚。上數幸其宅。飲酒賞金帛甚盛。京師號況家爲金穴。言富實也。

陰睦

建武二年。追尊貴人父睦爲宣恩侯。〔案〕本書陰后傳睦字君孟后之父也。南陽新野人。

陰識

陰識〔案〕識睦長子。范書本傳。爲守執金吾。居位數十年。對賓客語。不及國家。其慎重如此。

陰興

陰興〔案〕興字君陵。爲期門僕射。從上出入。常操小蓋。疾風暴雨。屏翳左右。泥塗狹隘。自投車下。脫袴解履。涉淖至踝。上欲封興。置印綬于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觖望。上嘉興之讓。不奪其志。興盡忠竭思。其無益于國。雖在骨肉。不以私好害公義。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褒。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其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以爲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爲言。是以世稱其忠平。興夫人薨。會葬。詔使五官中郎將持節至墓。賜印綬。追封加諡。興曰。鯛陽翼侯。

陰傳

陰傳〔案〕傳興第二子。范封灑強侯。〔案〕此永平元年。七年。以灑強屬西。〔案〕此下有闕文。徙封于丹陽。爲期思侯。〔案〕司馬

彪〔案〕郡丹陽。無期思地。此文有誤。

東觀漢記卷十一

列傳七

馬援

馬援字文淵扶風人。〔案〕范書本傳援封新息侯。遠祖以吏二千石自邯鄲徙茂陵成歡里曾祖父通生賓宣帝時以郎持節號使君使君生仲仲官至玄武司馬仲生援援三兄況字君平余字聖卿員字季主援長七尺五寸色理膚髮眉目容貌如畫受齊詩師事潁川蒲昌以況出爲河南太守次兩兄爲吏京師見家用不足乃辭況欲就邊郡畜牧援外類儻簡易而內重禮事寡嫂雖在閭內必幘然後見爲郡督郵送囚至府囚有重罪援哀而縱之亡命北地遇赦留援嘗歎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隗囂甚重援以爲綏德將軍時公孫述稱帝囂使援往觀之援素與述同鄉里相善以爲至當握手迎如平生述乃盛陳陛衛引援入交拜畢就館爲援制答布單衣。〔案〕范書本傳答作都。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旄騎警蹕就車禮甚盛欲授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因而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鼃耳不如專意東方囂乃使援奉書雒陽援初到敕令中黃門引入時上在宣德殿南廡下袒幘坐援至上迎笑謂之曰卿遨遊二帝間見卿使人慙援頓首謝曰當今之世

非獨君擇臣。臣亦擇君。臣與公孫述同縣。少小相善。臣前至蜀。述陞戟而後進。臣今遠從異方來。陛下何以知非刺客。而簡易如此。於是上復笑曰。卿非刺客。願說客耳。援乃曰。天下反覆。自盜名字者。不可勝

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援歸說囂曰。前到朝廷。上凡十四見。〔案〕此語意未完。當有脫

佚。援與楊廣書曰。車丞相高祖園寢郎。一月九遷。爲丞相者。知武帝恨誅衛太子。上書訟之。〔案〕范書本傳。魏囂遣子

恂入侍。援將家屬隨恂歸維陽。會囂意狐疑。後遂發兵拒漢。援具言滅囂謀畫。因使援將突騎往來遊說。離囂支黨。援又爲書與囂將楊廣。使曉囂降。廣不答。攷范書備載援書。而無此文。當由范氏刪落。上

自征。魏囂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未決。會召援。因說囂側足而立。將士土崩之勢。兵進必破之狀。於上前聚米爲山川。指畫地勢。上曰。虜在吾目中矣。囂衆大潰。援爲隴西太守。討羌中。矢貫

腓脛。上聞。賜羊三千。牛三百頭。以養病。援務開恩信。寬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輒曰。此丞掾任。何足相煩。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拒。此乃太守事耳。遷虎賁中郎

將。在隴西。上書曰。富民之本。在於食貨。宜如舊鑄五銖錢。天下賴其便。三府以爲未可。凡十三難。援一

解之。條奏其狀。自還京師。數被進見。爲人明白。嫻進對。尤善述前事。每言及三輔長者。至閭里少年。皆可觀。皇太子諸王聞者。莫不屬耳。忘倦。擊尋陽山賊。上書曰。除其竹木。譬如嬰兒。頭多蟻。而刺之。蕩蕩。蟻

蝨無所復依。書奏。上大悅。出尙書。盡數曰。敕黃門取頭蝨。章特入。因出小黃門頭有蝨者。皆刺之。上以援爲伏波將軍。援上言。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犬外嚮。成臯令印。臯字爲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

下人人下羊。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爲信也。所宜齊同。薦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奏可。援好事，至荔浦，見冬筍，名曰苞筍。上言禹貢厥包橘柚，疑謂是也。其味美於春夏筍，擊交趾，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嘗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爲郡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求益盈餘，但自苦耳。吾在浪泊西里塢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熏蒸，仰視烏鳶，跼跼墮水中，臥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與兄子嚴、敦書曰：學龍伯高，高不就，猶爲謹飭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尙類鶩者，效杜季良，而不成，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也。援平交趾，上言太守蘇定，張眼視錢，瞞目討賊，怯於戰功，宜加切勅。後定果下獄，援於交趾鑄銅馬，奏曰：臣聞行天者莫如龍，行地者莫如馬。臣援師事楊子阿，〔案〕此下有闕文。孝武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立馬於魯班門外，更名曰金馬門。臣旣備數家骨法，以所得駱越銅鑄以爲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五寸。詔置馬德陽殿下，援振旅京師，賜車一乘。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尙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耳，何能臥牀上。在兒女子手中耶。故人孟冀曰：諒爲烈士，當如此矣。援行亭障到右北平，詔書賜鉅鹿縑三百匹。建武二十四年，武威將軍劉禹擊武陵五谿蠻夷，深入軍沒，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上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尙能被甲上馬，上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上笑曰：曩哉是翁也。〔案〕護字，范書本傳作嬰，鑠。遂遣援。二月，到武陵臨鄉。

馬廖

馬廖〔案〕廖援長子范書本傳廖字敬平封順陽侯少習易經清約沈靜援擊五谿無功卒於師廖不得嗣爵從羽林監遷虎賁中郎將上表長樂宮曰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廣袖四方用匹帛司隸校尉梁松〔案〕范書梁松歿於顯宗永平四年馬氏之敗在肅宗建初八年於時松歿已久此文有誤奏特進防光廖廖子豫兄弟父子并受爵土榮顯冠世多買京師膏腴美田作大廬近帶城郭妨困人民

馬防

馬防字公平〔案〕防援第三子范書本傳作字江平是書別本又作字孝孫永平十五年上始欲征匈奴與竇固等議出兵調度皆以爲塞外草美可不須穀馬其各以〔案〕此下有闕文固等兵到燉煌當出塞上請馬穀上以固言前後相違怒不與穀皆言按軍出塞無穀馬故事防言宣帝時五將出征其奏言匈奴候騎得漢馬矢見其中有粟卽知漢兵出以故引去以是言之馬當與穀上善其用意微至敕下調馬穀防遂見親近防征西羌上嘉防功令史官作頌頌其功伐章帝建初三年防爲車騎將軍城門校尉置掾史位在九卿上絕席防兄弟二人〔案〕此謂防及弟光攷范書本傳光時封許陽侯各六千戶防爲潁陽侯特以前參醫藥勤勞省闕綏定西羌以襄城羹亭一千二百戶增防身帶三綬寵貴至盛爲光祿勳將緹騎宿衛宮省上數幸防府賞賜飲食防上言聖人作樂所以宣氣致和順陰陽也臣愚以爲可因歲首發太簇之律奏雅頌之音以迎和氣時以作樂器費多遂

獨行十月迎氣樂。〔案〕范書本傳十月作十二月。防性矜嚴公正。數言政事。多見採用。子鉅爲常從小侯。六年正月。齋宮中。上欲冠鉅。夜拜爲黃門郎。御章臺下殿。陳鼎俎。自臨冠之。防兄弟奴婢各千人以上。防又多牧馬畜。賦斂羌胡。上不喜之。數加譴責。所以禁遏甚備。由是權勢稍損。賓客亦衰。

馬光

馬光字叔山。〔案〕光接第三子。遭母喪。哀痛感傷。形骸骨立。監越騎校尉。視事帥厲吏士。教習有方。時五校尉令在北軍營中。光以爲五校尉主禁兵武備。所以宿衛兩宮。不宜在一處。表請二校尉附北宮。詔許。越騎射聲寺治北宮。章帝與光詔曰。朝送鹿膾。寧用飯也。拜太僕。視事減省諸費。歲千萬以上。光前坐黨附竇憲歸國。憲誅。憲奴玉當誣光與憲逆。初竇氏有事。玉當亡。私從光乞。不與。恨去。懷挾欲中光。官捕得玉當。因告言光與憲有惡謀。光以被誣不能自明。乃自殺。光死後。憲他奴郭扈。自出證明光憲無惡言。光子朗上書迎光喪葬舊塋。詔許之。

馬客卿

馬客卿。〔案〕客卿。〔案〕幼而歧嶷。年六歲。能接應諸公。專對賓客。嘗有死罪亡命者來過。客卿逃匿。不令人知。外若訥而內沈敏。援甚奇之。以爲將相器。故以客卿字焉。

馬嚴

馬嚴字威卿。

〔案〕嚴，援兄余子。

父余卒時，嚴方七歲，依姊婿父九江連率平河侯王述。

〔案〕述，書元后傳，王鳳弟，諱封平阿侯，子仁孫，皆

嗣爵。此平河侯王述，當是平阿侯王術之訛。范書馬援傳云：援兄子明年母復終，會述失郡，居沛郡，建武

三年，余外孫右扶風曹貢爲梧安侯相，迎嚴歸養視之。至四年，叔父援從車駕東征，過梧安，乃將嚴西。嚴

年十三，至雒陽，留寄郎朱仲孫舍。大奴步護視之，嚴從其故門生肆都學擊劍，習騎射。從司徒祭酒陳元

受左氏春秋。顯宗詔嚴留仁壽園，與校書郎杜撫班固定建武注記。拜嚴持兵長史，將北軍五校士羽林

兵三千人屯西河美稷，衛護南單于。聽置司馬從事，故守謁敬。同之將軍，敕嚴過武庫祭蚩尤，帝親御阿

閣，觀其士衆。時人榮之。拜中丞，嚴舉劾按章，申明舊典，奉法察舉，無所迴避。百寮憚之，爲五官中郎將。邊

境有事，輒下嚴處便宜。肅宗初立，汲汲欲知下情，引納，敕嚴有所見聞，輒言。帝令諸上便宜，封表遣子以

往，都使詣省門，帝自勞以手書。嚴爲陳留太守，建初中病，遣功曹史李龔奉章詣闕，帝親召見龔，問疾病

形狀，以黃金十斤，葛縛佩刀，書帶革帶付龔，賜嚴遣太醫送方藥也。

馬融

馬融。〔案〕融，殿第五子。范書本傳融字季長。才高博洽，爲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善鼓瑟。

〔案〕范書本傳作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

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

馬稜

馬稜字伯威

〔案〕稜授族孫

從兄毅張掖屬國都尉。稜爲廣陵太守。奏罷鹽官。賑貧羸。薄賦稅。郡界嘗有蝗蟲食穀。稜有威德。蝗蟲入江海。化爲魚蝦。興復陂湖。增歲租十餘萬斛。爲會稽太守。詔詰會稽車牛不務堅強。車皆以桃枝細篔〔案〕范書本傳。但云轉會稽太守。治亦有聲。此事失載。

梁統

梁與秦同祖。出於伯益。別封於梁。統高祖父子都。自河東遷居北地。子都子橋。橋子溥。溥子延。以明軍謀。特除西域司馬。延生統〔案〕范書本傳。統字仲舉。安定烏氏人。封陵鄉侯。統疏稱元帝初元五年。輕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

元年。輕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五帝有流殤放竄之誅。三王有大辟刻肌之

法。是以五帝三王之刑。除殘去亂。鞭扑不可弛於家。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本末。

行之有逆順耳。

〔案〕范書本傳。統以法令既輕。下姦不勝。宜重刑罰。以遵舊典。乃上此疏。疏議者以爲不可施行。統復上言。願得召見。若對尙書近臣。口陳其要。統對尙書狀曰。元

壽二年。三輔盜賊羣輩並起。至燔燒茂陵。都邑烟火。見未央宮。前代所未嘗有。其後隴西新興。北地任橫。

任崖。西河漕況。越州度郡。萬里交結。或從遠方。四面會合。遂攻取庫兵。劫掠吏人。國家開封侯之科。以軍

法追捕。僅能破散也。

梁竦

梁竦〔案〕竦統子范書本傳竦字叔敬

作悼騷賦其文曰彼仲尼之佐魯兮先嚴斷而後弘衍雖離讒以嗚咽兮卒暴誅

於兩觀殷伊周之協德兮〔案〕周字疑誤

暨太甲而俱寧豈齊量其幾微兮徒信已以榮名雖吞刀以奉命兮

〔案〕雖疑作胥抉目皆於門閭吳荒萌其已殖兮可信顏於王廬圖往鏡來兮關北在篇〔案〕此句疑有誤君名其既泯

沒兮後辟亦然屈平濯德兮絜顯芬香句踐罪種兮越嗣不長重耳忽推兮六卿卒強趙殞鳴犢兮秦人入疆樂毅奔趙兮燕亦是喪武安賜命兮昭以不王蒙宗不幸兮長平顛荒范父乞身兮楚項不昌何爾生不先後兮惟洪勳以遐邁服蒞裳如朱紱兮聘鸞路於犇瀨歷蒼梧之崇丘兮宗虞氏之俊乂臨衆瀆之神林兮東勅職於蓬碣祖聖道而垂典兮褒忠孝以爲珍既匡救而不得兮必殞命而後仁推賈傅其違指兮何揚生之敗真彼皇麟之高舉兮熙太清之悠悠臨岷川以愴恨兮指丹海以爲期永元九年制詔三公大鴻臚曰夫孝莫大於尊尊親親其義一也追命外祖以篤親親其追封謚皇太后父竦爲褒親愍侯好爵顯服以慰母心

梁商

梁商字伯夏〔案〕商竦次子雍子少持韓詩兼讀衆書傳記天資聰敏昭達萬情舉措動作直推雅性務在誠實不

爲華飾孝友著於閭閻明信結於友朋其在朝廷儼恪矜嚴威而不猛退食私館接賓待客寬和肅敬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皆若在己輕財貨不爲之蓄積故衣裘裁足卒歲奴婢車馬供用而已朝廷由是敬憚

委任焉。常曰：多藏厚亡。爲子孫累。每租奉到，及兩宮賞賜，便置中門外，未嘗入藏。悉分與昆弟。中外饑年，穀貴，有饑餒，輒遣蒼頭以車載米菜錢於四城外，給與貧民。商上書，猥復超超宿德。〔案〕此二句文義未明，當有訛脫。商病篤，敕子冀等曰：吾以不德，享受多福，生無以輔益朝廷，死必耗費帑藏，衣衾飯哈，玉匣珠貝之屬，何益朽骨。百僚勞攘紛華，道路祇增塵垢。雖云禮制，亦有權時。方今邊郡不寧，盜賊未息，豈宜重爲國損。氣絕之後，載至冢舍，卽時殯斂。斂以時服，皆以故衣，無更裁制。殯已開冢，冢開卽葬。祭食如前，無用三牲。孝子善述父志，不宜違我言也。商薨，賜東園轎車，朱壽器，銀鏤黃玉匣案。帝作誄曰：孰云忠侯。〔案〕范書本傳商襲父封乘氏侯。不聞其音，背去國家，都茲玄陰，幽居冥冥，靡所且窮。商朝廷敬憚，其委任自前世外，戚禮遇所未曾有。門無駐馬，請謁之賓，謙虛抑損，九命彌恭。漢興以來，妃后之家，亦無商比。

梁冀

梁冀。〔案〕冀，商長子，范書本傳。冀字伯車，嗣父侯，爲大將軍。拜步兵校尉，上書列校之職，上應天工，下厭羣望，實非愚臣所宜。冀僭侈作平上駟車，永昌太守鑄黃金之蛇獻之冀。益州刺史种暲發其事，大將軍夫人躬先率禮，淑慎其身，超號爲開封君，卽大將軍梁冀妻也。〔案〕大將軍夫人以下十九字，當是詔策之詞，卽大將軍梁冀妻也。城君，梁商傳，夫人陰氏薨，追號開封君。此以號開封君者爲冀妻，疑亦有誤。

梁不疑

梁不疑。〔案〕不疑商次子。范書梁冀傳不疑封潁陽侯。拜步兵校尉。上書曰：列校之職，上應天工，下厭羣望，實非過少所任。〔案〕此段與前梁冀傳略同。攷不疑拜步兵校尉，范書不載，恐緣冀傳譏複。

孫咸

識曰：孫咸征狄，今以平狄將軍孫咸行大司馬事，咸以武名官，以應圖讖。〔案〕此當是詔文。范書不載。

東觀漢記卷十三

列傳八

伏湛

上自將擊彭寵。伏湛〔案〕范書本傳。湛字惠公。琅邪東武人。上疏諫曰。臣聞文王享國五十。伐崇七年。而三分天下有二。至武王四海乃賓。陛下承大亂之極。出入四年。中國未化。遠者不服。而遠征邊郡。四方聞之。莫不怪疑。願思之。杜詩薦湛疏〔案〕大司徒徒徒封不其侯。遣就國。曰。竊見故大司徒陽都侯伏湛。自行束脩。訖無毀玷。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經爲人師。行爲儀表。秉節持重。有不可奪。衆賢百姓。嚮望德義。微過斥退。久不復用。識者愍惜。儒士痛心。湛容貌堂堂。國之光輝。智略謀慮。朝之淵藪。齟齬勵志。白首不衰。實足以先後王室。名足以光示遠人。武公莊公。所以砥礪蕃屏。勸進忠信。令四方諸侯。咸樂回首。仰望京師。柱石之臣。宜居輔弼。出入禁門。補闕拾遺。

伏盛

伏盛。字伯明。〔案〕盛。馮子。范書本傳。作伏隆。字伯文。張步遣其掾孫昱。隨盛詣闕。上書獻鰻魚。

伏恭

伏恭字叔齊。湛同產兄子也。

伏晨

伏晨〔案〕晨湛少子翁孫。尚高平公主。

侯霸

侯霸字君房。〔案〕范書本傳。霸河南密人。追封謚則鄉哀侯。有威重。為太子舍人。從鍾寧君受律。為淮平大尹。政理有能名。王莽敗。霸保守臨淮。更始元年。遣謁者侯盛。荊州刺史費遂。齎璽書徵霸。百姓號呼哭泣。遮使者。或當道臥。皆曰。願復留霸。期年。民至乃誠乳婦。勿得舉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使者慮就徵。臨淮必亂。不敢授璽書。而具以狀聞。霸為尚書令。深見任用。

宋弘

宋弘〔案〕范書本傳。弘字仲子。京兆長安人。封宣平侯。為司空。上嘗問弘通博之士。弘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幾及揚雄。劉向父子。於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上每宴。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聞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欲令輔國家以道。今數進鄭聲。以亂雅樂。非頌德忠正也。後大會羣臣。上使譚鼓琴。見弘。失其常度。上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其後不復令譚給事中。嘗受俸得鹽。令諸生糶。諸生以賤不糶。

弘怒。悉賤糶。不與民爭利。弘嘗燕見。御坐新施屏風。圖畫列女。上數數顧視。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上卽爲撤之。上姊湖陽公主新寡。上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上曰。方且圖之。後弘見。上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上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韓歆

韓歆。字翁君。南陽人。以從征伐有功。封扶陽侯。好直言。爲司徒。嘗因朝會。帝讀隗囂公孫述相與書。歆曰。亡國之君皆有才。桀紂亦有才。上大怒。以爲激發。免歸田里。上猶不釋。復詔就責。歆及子嬰皆自殺。

歐陽歆

歐陽歆。(案)范書本傳。歆字正思。樂安千乘人。其先和伯。從伏生受尙書。至歆七世。皆爲博士。敦於經學。恭儉好禮。歆遷汝南太守。推用賢俊。吏民從化。爲大司徒。坐在汝南賊罪。死獄中。歆掾陳元上書追訟之。言甚切至。帝乃賜棺木。贈賻三千匹。

朱浮

朱浮。(案)范書本傳。浮字叔元。沛國蕭人。封新息侯。與彭寵書。責之曰。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慚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爲遼東豕也。上不征彭寵。浮上疏切諫。

曰連年距守吏士疲勞蟣蝨生甲冑弓弩不得弛上下相率焦心大兵冀蒙救護之恩陛下輒忘之於河北誠不知所以然浮上疏曰陛下率禮無違〔案〕此上下文闕浮爲司空賣國恩以爲威福

張湛

張湛字子孝右扶風人以篤行純淑鄉里歸德雖居幽室闇處必自整頓三輔以爲儀表爲馮翊見府寺門卽下主簿進曰位尊德重不宜自輕湛曰禮下公門何謂輕哉爲光祿大夫數正諫威儀不如法度者湛常乘白馬帝每有異政輒曰白馬生且復諫矣爲太子太傅及郭后廢因稱疾拜太中大夫病居中東門候舍故時人號中東門君帝數存問賞賜後大司徒戴涉被誅帝強起湛以代之至朝堂遺失溲便因自陳疾篤不能復任朝事遂罷之

杜林

杜林字伯山扶風人於河西得漆書古文尙書經一卷每遭困厄握抱此經寄隗囂地終不降志辱身至簪蒿席草不食其粟囂乃出令曰杜伯山天子所不能臣諸侯所不能友蓋伯夷叔齊恥食周粟令且從師友之位須道開通使順其志林雖拘於囂而終不屈節建武六年弟成物故囂乃聽林持喪東歸旣遣而悔追令刺客楊賢於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成喪乃歎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林爲侍御史先與鄭興同寓隴右乃薦之上徵興爲太中大夫時議郊祀制以爲漢

當祀堯。林上疏曰：臣聞營河雒以爲民，刻肌膚以爲刑，封疆畫界以建諸侯，井田什一以供國用。三代之所同。及至漢興，因時宜，趨世務，省煩苛，取實事，不苟貪高亢之論。是以去士中之京師，就關內之遠都，除肉刑之重律，用髡鉗之輕法。郡縣不置世祿之家，農人三十而取一，政卑易行，禮簡易從，人無愚智，思仰漢德，樂承漢祀。基業特起，不因緣堯。堯遠於漢，民不曉信，言提其耳，終不悅諭。后稷近於周，民戶知之。世據以興，基由其祚。本與漢異，祀郊高帝，誠從民望，得萬國之歡心。天下福應，莫大於此。民奉種祀，且猶世主不失先俗，羣臣僉薦鯨，考績不成，九載乃殛，宗廟至重，衆心難違，不可卒改。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明當尊用祖宗之故文章也。宜如舊制，以解天下之惑。合於易之所謂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義方軍師在外祭，可且如元年郊祭故事。建武八年間，郡國七大水，涌泉盈溢，林以爲倉卒時兵擅權作威，張氏雖皆降散，猶尙有遺脫。長吏制御無術，元元侵陵之所致也。上疏曰：臣聞先王無二道，明聖用而治，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畏其易也。古今通道，傳其法於有根，狼子野心，奔馬善驚。成王深知其終卒之患，故以殷民六族分伯禽，七族分康叔，懷姓九宗分唐叔，檢押其姦宄，又遷其餘於成周，舊地雜俗，旦夕拘錄，所以挫其強禦之力，詘其驕恣之節也。及漢初興，上稽舊章，合符重規，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之後，以稍弱六國強宗，邑里無營利之家，野澤無兼并之民，萬里之統，海內賴安。後輒因衰蠱之痛，脅以送終之義，故遂相率而陪園陵，無反顧之心，追觀往法，政皆神道設。

教強榦弱枝。本支百世之要也。是以皆永享康寧之福。無怵惕之憂。繼嗣承業。恭己而治。蓋此助也。其被災害民。輕薄無累重者。兩府遣吏護送饒穀之郡。或懼死亡。卒爲傭賃。亦足以消散其口。救贍全其性命也。昔魯隱有賢行。將致國於桓公。乃流連貪位。不能早退。況草創兵長。卒無德能。直以擾亂乘時。擅權作威。玉食狙狽之意。徼幸之望。曼延無足。張步之計是也。小民負縣官。不過身死。負兵家。滅門殄世。陛下昭然獨見。成敗之端。或屬諸侯宮府。元元少得舉首。仰視而尙遺脫。二千石失制御之道。令得復昌熾縱橫。比年大雨。水潦暴長。涌泉盈溢。災壞城郭官寺。吏民廬舍。潰徙離處。潰成坑坎。臣聞水陰類也。易卦地上有水。比言性不相害。故曰樂也。而猥相毀墊淪失。常敗百姓安居。殆陰下相爲蠹賊。有大小負勝不齊。均不得其所。侵陵之象也。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惟陛下留神明察。往來懼思。天下幸甚。遷大司徒。司直百僚。知林以名德用。甚敬憚之。爲光祿勳。與馬援同鄉里。素相親厚。援從南方還時。林馬適死。援遣子持馬一匹遺林。曰。朋友有車馬之饋。可且以備乏。林受之。居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內施九族。外有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兩人。食列卿祿。祿出常有盈。今送錢五萬。援受之。謂子曰。人當以此爲法。是杜伯山所以勝我也。林爲東海王傅。王以師故。數加饋遺。林不敢受。常辭以道上稟假有餘。苦以車重。無所置之。代張純爲大司空。務於無爲。

(案) 范書光武紀建武二十二年。大司空朱浮免。杜林爲大司空。二十三年。林薨。張純爲大司空。則是林代朱浮。純復代林也。此文有誤。

張純字伯仁（案）范書本傳純京兆杜陵人建武初先詣闕封武始侯爲太中大夫在朝累世明習故事時舊典多闕每

有疑義輒以訪純自郊廟婚冠喪紀禮儀多所正定一日或數四引見爲虎賁中郎將純素重慎周密時上封事輒削去草建武二十六年詔純曰禘祫之祭不行已久矣宜據經典詳爲其制純奏曰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春秋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及未毀廟之主皆登合食入太祖廟五年而再殷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始爲禘祭又前十八年親幸長安亦行此禮禘之爲言諦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祫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斯典之廢于茲八年請可如禮施行以時定議帝從之自是禘祫遂定純臨終謂家丞翁曰吾無功於時猥蒙爵土身死之後勿議傳國爵子奮字稚通兄根常被病純薨大行移書問嗣翁上奮詔封奮奮上書曰根不病哀臣小稱病令翁移臣臣時在河南家廬見純前告翁語自以兄弟不當蒙爵土之恩願下有司帝以奮違詔收下獄奮惶怖乃襲封謙儉節約閨門中和

馮勤

馮勤字偉伯魏郡人曾祖揚宣帝時爲弘農太守生八男皆典郡趙魏間號爲馮萬石兄弟形皆偉壯惟勤祖偃長不滿七尺爲黎陽令常自謂短陋恐子孫似之乃爲子伉娶長妻生勤長八尺三寸魏郡太守

范橫上疏薦勤爲郎中給事尙書以圖議軍糧在事精勤遂見親識由是使典諸侯封事勤差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勢豐薄不相踰越莫不厭服焉自是封爵之制非勤不定遷司徒是時三公多見罪退上賢勤欲令以善自珍乃因燕見從容誠之曰朱浮上不忠於君下凌轢同列竟以中傷人臣放逐遭誅雖追加賞賜不足以償不訾之身忠臣孝子覽照前世以爲鏡誠能盡忠於國事君無二則爵賞光於當世功名列於不朽可不勉哉中元元年車駕西幸長安祀園陵還勤燕見前殿盡日歸府因病喘逆上使太醫療視賞賜錢帛遂薨

馮魴

馮魴字孝孫〔案〕范書本傳其先魏之別封曰華侯華侯孫長卿食采馮城因以氏焉魴父名揚明帝詔曰馮魴以忠孝典兵出入八年數進忠言正諫其還故爵爲楊邑侯賜以玉玦〔案〕范書本傳光武中元年封楊邑鄉侯明帝永平四年坐考隴西太守鄧融聽任姦吏策免削爵土至是復故爵帝東巡郡國留魴宿衛南宮敕魴車駕發後將緹騎宿玄武門複道上領南宮吏士南宮複道多惡風寒老人居之且病痲若向南者多取帷帳東西完塞諸牕望令緻密子孫得到魴所魴父子兄弟並帶青紫三代侍中

馮石

馮石〔案〕石魴子〔案〕石魴子〔案〕馮母公主封獲嘉侯亦爲侍中稍遷衛尉能取悅當世爲安帝所寵帝嘗幸其府留飲十

許日賜駮犀具劍佩刀紫艾綬玉玦各一。

趙熹

趙熹字伯陽。〔案〕范書本傳。熹南陽宛人。奮迅行伍。少有節操。從兄爲人所殺。無子。熹常思欲報之。遂往復讎。而讎家皆疾病。熹以因疾報殺。非仁者心。且釋之而去。顧謂讎曰。爾曹若健。遠相避。後病愈。悉自縛詣熹。熹不與相見。後竟殺之。更始卽位。舞陰大姓李氏。擁城不下。更始遣柱天將軍李寶降之。不肯。云聞宛之趙氏有孤孫熹。信義著聞。願得降之。更始徵熹。使詣舞陰。李氏遂降。熹爲赤眉兵所圍。迫急乃亡走。與友人韓仲伯等數十人。攜小弱越山出武關。仲伯以其婦有色。恐有強暴者。而已受其害。欲棄之於道。熹責怒仲伯。以泥塗其婦面。載以鹿車。身自推。每逢賊欲逼奪。輒爲求哀。言其病。遂脫。遇更始親屬。皆裸跣塗炭。饑困不能前。熹見之悲感。所裝縑帛資糧。悉以與之。光武以熹守簡陽侯相。敕從騎都尉儲融受兵二百人。通利道路。熹白上。不願受融兵。單車馳往度其形況。上許之。爲平原太守。於是擢舉義行。誅鋤姦惡。後青州大蝗。入平原界。輒死。歲屢有年。百姓歌之。建武二十六年。上延集內戚。宴會諸夫人。各前言爲趙熹所濟活。上甚嘉之。後徵熹人爲太僕。引見。謂曰。卿非但爲英雄所保也。婦人亦懷卿之恩。厚加賞賜。拜太尉。以日食免。〔案〕范書本傳。建武二十七年。拜太尉。明帝永平三年。坐考中山相薛修不實。免。爲衛尉。性周密。非因日食也。且以災異策免。三公自安帝時。徐防始。光武時未有此。此文疑誤。

盡心事上。夙夜匪懈。恩寵甚厚。母歿。乞身行服。顯宗不許。遣使爲釋服。賞賜恩寵甚渥。熹內典宿衛。外幹

宰職。正身立朝。未嘗懈惰。及帝崩。復典喪事。再奉大行。禮事修舉。肅宗卽位。進爲太傅。詔曰。行太尉事。趙
憙。三葉在位。爲國元老。其以憙爲太傅。